起：爱情、友谊、野心、财产、骄傲、虚荣、回忆、欢娱、确信和对您的信任，我把对你的信任置于一切之上。”

巴尔扎克发誓，此后创作的一切，全都是为夫人而写，在思念她时而写：“这一切只是用您的名义才创作出来。”

巴尔扎克表示准备做出任何让步。夫人无需在明天和后天实行这一婚约，她只需要给巴尔扎克确定一个日期，任何哪一个日期，哪一天，哪一年，诗人可以把他的希望与之拴在一起。

“真的，我心爱的天使。我不向我的埃娃提出太大的要求；我只希望，她对我说：再过十八个月或者再过两年，我们将幸福地待在一起。我只希望知道一个确切的时间。”

他向夫人发出哀求，倘若夫人最终不给他希望，倘若“你和安宁”最终不来，他就支持不下去了。

“经过十五年持续不断的工作，我已经受不了这永恒的孤军奋战。创作，永远创作!上帝自己也只用了六天来创造世界。”

单单只要想到他们即将结合，就使巴尔扎克陶醉，使他疯疯傻傻：

“啊，我的爱人。但愿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共同生活，心贴着心，互相依偎，没有任何枷锁!有时候，这种念头使我乐极而狂。我问我自己，我们怎么熬过了这十七个月，我在这里，你在乌克兰那边。金钱具有什么样的威力!看到最美好的感情有赖于它，这是一场多么可悲的戏剧啊!看见自己束缚着，牢牢地钉在帕西，而我的心却遨游在五百英里之外!有些日子，我沉湎于梦幻之中。我设想，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我的‘女王’的智慧、聪明和审慎获得胜利，她就对我说了一个字‘来吧!’。我设想我如何飞步跑到她的身边。在这种日子里，我已叫人认不出来。人家问我，我怎么了?我说：‘我的忧愁现在就要结束，我看到眼前有一线希望。’人家说：‘他疯了!’”

巴尔扎克一听说夫人为了把官司打到底，搬到彼得堡去了，他就开始盘算，这路程需要走几天，盘缠要多少。从勒哈弗尔到圣·彼得堡路费为四百法郎，回程的路费又是四百法郎，从勒哈弗尔到巴黎二百法郎。他在极度匆忙之中想出了荒谬绝顶的借口，使得他的旅行显得非常必要。巴尔扎克解释道，他早就得到圣·彼得堡去一趟，为在那里创办一家法兰西剧院做些准

295

备。接着又说，他的妹夫打算在那里创办一家航运公司，可以用特别低廉的价钱建造船只，这家公司委托他在俄国提出建议!突然之间，他又发现——也许先决条件是，他的信件为书报检查官所读到——对俄国沙皇怀有“好感”,因为沙皇是在拥有主权的君王当中唯一真正的专制君王。巴尔扎克宣布，“他并不反对变成一个俄国臣仆”。

就这样，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个性急难熬、脾气火爆的情人发射密集炮火，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整个夏天，整个冬天，又是春天，又是夏天，这句话一直没有传来——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已经一年半——这殷切期盼的一个字“Viens”(来吧!)一直没有寄来。到七月，允许终于传来，路费也一并汇到。从巴尔扎克第一次看见夫人，到1843年7月巴尔扎克从敦刻尔克启程抵达圣·彼得堡，整整十年。他立即直接前往库台索夫府，德·韩斯卡夫人住在那里。这座府邸就座落在百万金元大街——够有象征意义的。

296

第二十章 《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已经四十三岁，已经有点疲于搏斗，过于劳累。他只看到一个目标：他要整顿他的生活，还清债务，在宁静之中完成他气势磅礴的巨著,不再受到追逼。他知道，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他做到这点：和德·韩斯卡夫人结婚，至少能赢得德·韩斯基先生几百万遗产中的一部分。这个上百次站在赌台前和命运博弈的人总是输钱，又一再重新赌博，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押在一张牌上：就是这个女人。在巴尔扎克获得允许可以到彼得堡去之前的一年半里，他拼命利用这段时间，使自己作为求婚者变得体面些，更加配得上她和她的家人。巴尔扎克知道，尔采乌斯基家族和反映这个家族高傲的、整个傲慢的贵族圈子，始终把这个奥诺雷·巴尔扎克视为下等阶级的一个成员，即使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但他本是农民的孙子，只不过在自己的姓名前面加上了一个冒牌的“德”字而已。倘若这个德·巴尔扎克先生从政之后很有势力，由国王确认他的贵族称号“德”,甚至给他加上一个体面的伯爵的称号，情况将会如何?或者，这位德·巴尔扎克先生当上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情况又会如何?作为院士就有这么多公开的尊严，个人就不会再显得可笑。另外，他也不再是穷光蛋，一年有两千法郎收入，要是当选为字典委员会委员，那就获得了“终身席位”,每年甚至有六千法郎的收入。院士还得身穿“绿色院士服”①。这样，即便是尔采乌斯基家的伯爵小姐也无需因为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而感到羞愧。或者，这个巴尔扎克成了百万

① 拿破仑任皇帝后，规定法兰西学院院士在举行隆重会议时，须手执他自己设计的特色佩剑，身穿“绿色院士服”——墨绿色金线绣花燕尾服，以表现院士们的威严。

297

富翁，他一年写出六个剧本，让巴黎六家最大的剧院全年上演，这样就收入五十万，也许甚至在十二个月里净收一百万法郎，那么情况又将如何?

为了争取在社交上和德·韩斯卡夫人平起平坐，巴尔扎克对这些可能性全都进行了尝试!他试图通过这三道阶梯一个劲地向上攀登，进入尔采乌斯基家的圈子，但是这位焦躁不耐的肥胖男子，在这三道阶梯上全都失足滑倒。想要选进议会，已为时太晚。因为巴尔扎克不可能及时筹到原始基金，而这是登记到选民名单上去的先决条件。同样他在法兰西学院也同样运气欠佳(以后他将在那里交上好运)。人们不敢当真否定他的权利，却会找到一百个理由把他排除在外。不久听说，他的财务情况实在过于混乱，总不能让这样一个人坐在神圣的拱顶之下①,而门外却有法院执法人员和高利贷者等着他。不久又用他会经常缺席作为借口，但是把这情况表达得最为诚实坦率的，是一个咬牙切齿的敌人和暗怀妒意的对手：“德·巴尔扎克先生身躯太大，我们的椅子太小!”除了维克多·雨果和拉马丁之外，他会把他们大家都挤到墙角。

所以赶快写两出“耸人听闻的大戏”,至少把那些会酿成耸人听闻效果的债务还清。那些“大吵大嚷的债务”,会嚷得彼得堡和维尔肖夫尼亚都能

听见。第一出剧本是《帕梅拉·吉罗》,一出市民阶级的戏剧，其中五分之四是他让两个毫无才气的“黑人”写的，此剧已被沃德维勒剧院接收。另一出叫《基诺拉的智谋》,先前就已由奥德翁剧场排练。巴尔扎克决心以此郑重其事地补偿《伏脱冷》的失败，把这次演出变成一次空前的成功。

和往常一样，这一次他也没有把力气使在刀刃上，也就是说，没使在剧本上。排演已经开始，第五幕还没有写完。这使得女主角，大名鼎鼎的多尔瓦利夫人火冒三丈，拒绝担任这个角色。巴尔扎克最感兴趣的是，首演之夜成为巴黎曾经见到过的最为光彩夺目的演出，成为史无前例的胜利。巴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必须在显著的座位上露面。任何敌对分子，任何寻衅闹事之徒都不得悄悄溜进场子，像上演《伏脱冷》上演时那样鼓噪怪叫，尖声吹哨左右观众的情绪。为了做到这一点，巴尔扎克和剧院经理商定，初次公演时只发入场券，由他经手发出。他本来可以好好地坐在他的书桌旁把半

① 法兰西学院在庄严的拱顶下举行会议。

298

生不熟的剧本予以加工，结果这时他却坐在售票处和剧院办公室里。

作战计划是以真正巴尔扎克式的慷慨大方制定出来了。乐队前面的地方该由各国使节和各部部长就座，而乐队的座位则由圣路易骑士团的骑士们①和贵族院的元老们占有。国会议员和国务官员则在第二层楼，金融界

人士在第三层，富有的市民则在第四层观剧——另外，大厅最显眼的座位安排给美艳的女宾。速写人员和画家业已雇好，为了把这晚最精彩的画面留下来永远保存。

巴尔扎克的这次投机和以往一样，一开头都很正确。谣言四起，盛传即将演出的这个夜晚风光无限，在巴黎耸人听闻。人们挤到售票处，愿出两三倍的价钱，求得一票。这时发生了巴尔扎克投机时总会发生的事情，真是残忍的逻辑：他把事情办过了头，结果适得其反。他不接受观众提出的两三倍的票钱，而是四下宣布，这场演出，票已售完，希望观众耐心等待，观赏这个

耸人听闻的剧目的第三次或者第四次上演，以此再进一步提高观众的兴趣。可是当1842年3月19日，这些显赫的观众应该出场的时候，由于巴尔扎克错误的策略，剧院四分之三的座位全都空着。那些前来看剧的观众，本该互相赞赏，结果从一开头就生气懊恼。剧院经理在最后关头，把一群雇来鼓掌造势的人弄来。谁愿看戏，赶快送张赠券给他。这也白费力气，演出的失败已经无法阻止。剧情的发展越是悲切，台下的观众越是欢快。以后几次演出之所以有人观赏，因为观众想在闹事的场景里自己也跟着演出一番。喇叭猛吹，口哨声喧，大家齐声合唱：

“全是巴尔扎克先生一人拆的这摊烂污。”

观众一次也没有呼喊巴尔扎克到幕前亮相，即使叫了，也是白叫。为了好好布置剧院，巴尔扎克已累得筋疲力尽。演出结束时，人们发现他在自己的包厢里，睡得昏天黑地。事后他获悉，他梦寐以求的十万法郎又一次——这都是第几次了!——随着布景拆下，全都化为泡影。命运一而再地用这种沉重的打击把他赶回他的使命。巴尔扎克绝望地向德·韩斯卡夫人抱怨，《基诺拉的智谋》一失败，他就不得不写作四卷长篇小说。我们可不能

①圣路易骑士以法国国王路易命名，他1214年出生，曾率领十字军骑士东征。后来以此褒奖功勋卓著的元帅将军。

299

和他一同抱怨，因为巴尔扎克在1841至1843年身处困境时所写的中长篇小说，属于他最为气势磅礴的作品之列。倘若他的那些蹩脚的、激情四射的剧本演出成功，我们也许就不会拥有这些出色的小说了。

巴尔扎克早期作品中的那种趋附上流社会、痴迷贵族阶级的成分，有时真是使人难堪。而在巴尔扎克的创作最为成熟的时期写出的小说里，这种成分渐渐消退。出生平民家庭，生来就对所谓的体面社会有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敬畏，对这种社会表示赞美，现在已渐渐学会看透了这个社会。圣日耳曼区的沙龙已对他越来越失去魔力，不再是大人物的小小虚荣心，小小野心，或者渺小的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们的伟大野心在刺激他的创意，而是宏伟壮观的激情在激发他的灵感。通过亲身经历和失望，巴尔扎克越是生气恼怒，他就变得越发真实。那种甜腻腻的伤感，——像油渍玷污一件珍贵的衣裳——损害了他青年时代的最佳作品，现在开始渐渐蒸发。远景显得越来越壮观，同时也越来越仔细。在《一桩神秘案件》中，一股刺眼的强光一直射进拿破仑时代政治的背景里面。在《搅水女人》中，巴尔扎克表现出了性认识上的大胆无畏，同时代人中没有一个胆敢涉及到这一问题。性变态和性屈从的问题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大胆地攻击过，像巴尔扎克在他的人物，年老的鲁杰医生身上所做的那样，这个七十岁的医生把十三岁的搅水女人培养成他的情妇。这个菲利浦·勃里杜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作为一个不讲道德的人，和伏脱冷不相上下，但是不那么富有戏剧性，不夸夸其谈，不感情夸张，而是实话实说，真实得可怕，令人难忘。另外便是《幻灭》一书完成他那时代宏伟的画卷，与此同时又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于絮尔·弥罗埃》。由于有些信神信鬼的矫揉造作的笔触，显得有点不大真实，但是每个人物都写得光彩夺目，真实可信。《假情妇》《两个新嫁娘》《阿尔贝·萨瓦吕斯》《人世之初》《奥那林》《外省的诗神》,还有十几部断片——这位不知疲倦、无与伦比的人在三年内又做出了其他人一辈子才能做出的贡献。渐渐的，业已完成的作品已经如此可观，简直难以一眼望尽。巴尔扎克这个终于想要彻底整顿自己生活的人，现在也想到要把他的作品整顿得一目了然。尽管为债主们追逼，巴尔扎克还是小心翼翼地把他最后保留的东

① 菲利浦·勃里杜，《搅水女人》中的人物。

300

西留了下来：他作品全集的出版权。即使逼得走投无路，他也绝不把他个别作品的权利永远出卖给别人。谈判的内容永远只是出一版或者几版的问题，他始终是拥有作品出版权的所有者。巴尔扎克在任何方面都挥霍成性，但是这最佳的财产他还是保护得十分完整，未受损害，静等合适的时机，他可以骄傲地向朋友们和仇敌们展示，他已创作了哪些作品。

如今这一时刻已经来到：为了追求百万富翁文策斯拉夫·德·韩斯基的遗孀，他要显示他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也是个百万富翁。他写了一百万行字，五百个印张，二十卷书。他刚刚透露他想要出全集的意思，三位出版家，杜波歇、富尔纳和赫彻尔便准备联手共同争取出版这一卷帙浩瀚的巨著,并且共同承担此书的出版费用。这部作品的数量还会逐年增加。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合同于1842年4月14日签订，赋予出版家的权利是：

“根据他们的选择，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把作者迄今为止业已发表的作品发行两三版。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在全集出版过程中发表的作品。

全集第一版共出三千套。八开本装，根据所需要的篇幅而定，共约二十卷。”

巴尔扎克获得的首付款是一万五千法郎，其他版税在销售四万册后支付给作者五十生丁一卷。

这样，巴尔扎克从他迄今为止所创作的作品中得到一笔连续的年金，其数额必然会逐渐增加，使他能腾出手来创造他未来的作品。合同中唯一对他造成负担的是一条自愿接受的条款：他必须为额外校样付费，即每一印张超过五法郎的印刷费，由他自己支付。巴尔扎克难以抵御一再修改的诱惑，要对他的作品在修辞上进行十六、十七次的修改，不得不为他的这种激情付出五千二百二十四法郎二十五生丁。出版家们提出的唯一的异议乃是：他们不喜欢“全集”这个题目，这过于司空见惯，不大吸引读者，能不能找到一个题目，把全部作品，连同不断重复出现的众多人物形象，连同他那包括整个社会的上层下层的独创世界合成一个整体?

巴尔扎克表示同意。早在十年前，当他为费利克斯·达文①编辑他的长篇小说的全集撰写第一篇前言时，他自己就感到，在他自己塑造的统一完

①费利克斯·达文(1807—1836),法国作家。

301

整的世界幻象中，每一部个别的小说只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部分。可是怎么找到一个题目，能把这个世界幻象的包罗万象的特点表达出来呢?巴尔扎克犹豫再三，迟疑不决。这时有个巧合，帮了他的大忙。他的朋友，从前编辑部的秘书德·贝鲁阿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他在那里好好研究了一下意大利文学，阅读了但丁《神曲》①最早的原文。巴尔扎克灵光一闪，心血来潮，为什么不能用尘世的喜剧和神的喜剧相对，为什么不用社会学的大厦和神学的大厦相呼应?Heureka!(希腊文：我知道了!)②题目找到了：《人间喜剧》③。

巴尔扎克兴奋不已，出版家们也同样欣喜无比。他们便请求巴尔扎克为全集撰写一篇前言，向读者们解释这个崭新的、始终要求很高的题目。巴尔扎克对此兴趣不大，显然是因为他不愿把他宝贵的时间用在这样一种收益甚少的工作上面。我们不妨把费利克斯·达文的那篇前言，那篇《十九世纪风习研究》的前言拿来，这篇文章的十分之九出自巴尔扎克自己的手笔，向读者们解释他的意图和目的。然后他就建议，请他的好友乔治·桑，生性聪明、心地善良的乔治·桑来为他的全集撰写一篇序言。最后，出版商赫彻尔的一封措辞巧妙的信使得巴尔扎克改变了初衷。赫彻尔提醒他，作为诚实正直的父亲，不该否认自己的孩子，同时给了巴尔扎克一些的确很有价值的启示。

“您尽可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地发表意见。只要有人取得了像您这样的成绩，这是一种恰如其分的高傲态度。您尽可坦然从容地发表意见。您不妨设想一下，您已经年老，和您自己保持必要的距离。您尽可像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话，您将作出极有价值、不可缺少的贡献。请您本着这个意思去开始工作，‘我的胖大爷’,请您原谅一个干瘦的出版商，他胆敢这样放肆地跟您这位‘肥胖大人阁下’说话。您知道，他这样做完全出于最好的意图。”

于是就产生了那篇著名的《人间喜剧》的序言。这篇序言的确写得比人们期待于巴尔扎克的要平和些，务实些，激情少些。凭着他切实的聪明，

① 但丁的《神曲》,即《神的喜剧》。

② 据说阿基米德在发现浮力定律时，兴奋地大叫“Heureka!(我知道了!)”。

③ 《人间喜剧》即《人的喜剧》。

302

他看出了赫彻尔的忠告很是合理，在书名的慷慨激昂和个人的谦虚谨慎之间，他找到了正确的中间道路。巴尔扎克向德·韩斯卡夫人承认，这简短的十七页长的序言，比平时写一部长篇小说更加费劲，这大概不是他通常说话时的夸大其辞。巴尔扎克在文中发展了他的世界体系，可以和乔弗罗伊·圣-希莱尔和布丰①的那个体系相提并论。在自然界，各类动物根据它们的环境，发展成千差万别的种类。人在社会里也是如此。如果创造了三四千个人物，想写一部《人心的历史》,就必须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形式，各种激情，至少都各由一个代表表现出来。这就需要有一种艺术家的创造力，把个别插曲，个别人物都串联起来，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其中每一章都是一部长篇小说，每部长篇小说就是一个时代”。

艺术家——这就是真正的纲领——在千差万别的人类天性之中只消观察即可，因为“偶发事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为了得到独创性，只需要研究偶发事件即可。法国社会应该成为真正的历史作家，而我则是这位历史作家的记录员。我记录下种种美德和罪恶的清单，选择社会上最重要的事件，结合若干同类的人物性格组成典型。我也许可以达到这个地步，即写出这么多历史学家忘了写的风俗习惯史。”

罗马、雅典、孟斐斯、波斯和印度，不幸都没有留下这样一部作品，而为十九世纪的法兰西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这就是巴尔扎克做的努力。他要描写他这世纪的社会，并且显示出推动发展这个社会的力量。这样，巴尔扎克就公开承认他倾向现实主义，把这当作小说的任务，同时他又强调地补充一句，尽管小说，如果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上真实可信，本身并无意义，但小说同时应该提出达到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要求。巴尔扎克以粗线条的笔触展示了他的计划：

“《私人生活场景》描述的是青少年时代，连同其失误。《外省生活场景》描述的是激情的年代，盘算、利益和野心的年代。《巴黎生活场景》最后显示了好感和罪恶的画卷，连同它的一切恣意放纵的情形，这对于京城的风习颇具特性——因为在那里，善与恶的最强烈的效果相聚在一起……

① 乔弗罗伊·圣-希莱尔(1772—1844),法国动物学家。乔治·路易·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和生物学家，启蒙时代的著名作家。

303

“我在这三套组画里描绘了社会生活之后，还有一个任务，即展示例外情况的生活。在这里若干人或者所有人的利益交汇在一起，也就是所谓的处于法律之外：这就导致我写出《政治生活场景》。完成了这样宏伟的社会画卷之后，我难道不该描绘这个社会最具暴力的阶层?社会脱离自我，为了自我保卫——或者为了——征服别人。这便是《军旅生活场景》,这是我这部作品中迄今为止完成得最少的一部分。可是我在这个版本里为这一部分留下了空间，等我一完成它，就可以把它添加进去。最后是《乡村生活场景》。这是我漫长的白天工作的夜晚，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这社会戏剧的话。在这一部分里有着最纯净的人物性格，秩序、政治和道德的伟大原则的运用。”

巴尔扎克以强劲有力的和弦结束全文：

“一个计划，同时又包括社会的历史和批评，其弊端的分析，其原则的阐释。这样一个计划的浩瀚无垠，难以估量，我想，就使我有权给予我的作品这个题目：《人间喜剧》。这部作品今天便是以这个题目问世的。这个题目是否有些过于狂妄自大?它是否合情合理?将来等全集完成之后，公众自会做出决断。”

后世已经做出了决断，这个题目并没有过于狂妄，尽管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作品，仅仅是一个更崇高完整的雕像的躯干而已。死神在这雕像完成之前就从巴尔扎克的手里夺去了他的凿子。巴尔扎克说到三千至四千个人物，按照他一向的习惯，这位诗人总是预开汇票。《人间喜剧》今天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不完整的状况，只有——我们都羞于说出这“只有”二字——两千个人物，那三千，甚至四千人物连同他们的生活形式，业已存在于巴尔扎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脑子里，1845年的一份准备好的作品目录表明了这点。这个目录把已经完成和尚未写作的小说一个个书名都列举出来。读到这个目录，我们感到极大的悲哀，就像读到索福克勒斯的那些业已遗失的剧本的名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那些没有传到我们手里的作品的目录一样。在他列举的一百四十四部作品中，巴尔扎克未能完成的不下五十部。但是这计划表示，巴尔扎克以何等沉稳的建筑学的结构原理，在他心里已经把生活形式的方方面面，直到每个细节，全都设计出来。

304

第一部长篇小说应该叫做《孩子们》,第二部、第三部叫做《女生寄宿学校》和《高中生宿舍》;戏剧界将得到自己的一卷，外交界、政府各部、学者，也各有一卷；外省和城市的选举活动和党派活动连同它们所有的把戏应该得到揭示。法兰西大军在拿破仑战争年代的史诗《伊利亚特》①中应该起码用十二本小说来进行描绘，其中完成的只有《舒昂党人》一部，还应该写：法国军队在埃及，阿斯帕恩和瓦格拉姆战役，法国军队在埃及、莫斯科、莱比锡，法兰西的征战②,甚至还有浮桥，法国士兵在战俘营中。为农民设想了一部小说，法官和发明家各一卷。除了这些描述性的研究之外，还需要加上解释性和分析性的研究：一部《社会生活的生理学》,一部《教师团体的解剖学》和一部《关于十九世纪成就的哲学和政治学的对话》。

要是巴尔扎克的寿命够长的话，这些作品都能完成，这点毫无疑问。凡是已经存在于他想象之中的东西，凭着他的想象力也必然会变成现实，具有形象。但是他只缺少一点，在他极为浓缩、过分充溢的短暂一生中，他始终缺少的，那就是时间。

宣布他的全集即将出版，想必给予巴尔扎克既骄傲又欣慰的感觉。他

第一次向世界显示，他想干什么,表明他有别于身边所有的人，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勇气，有权利，哪怕只是为自己提出这样浩瀚无垠、难以估量的任务。而他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的五分之四。他给自己定下了期限，再过几年，再过五年、六年——一切都将完成。作品内部的秩序和外部生活中的秩序都将就绪，然后他就集中全部精力于一项任务。这项任务他还从来没有认真试验过，或者，无论他在哪里草率地触及一下，却从未很好办到，那就是休息、生活、享受，做个幸福的人。

① 茨威格以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又译：《伊利昂记》)来形容拿破仑的连年征战。

②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1809年5月22日，拿破仑在阿斯帕恩大败奥地利军队。1809年

7月6日，拿破仑在瓦格拉姆大败奥地利军队。1812年，拿破仑进攻俄罗斯失利，于败亡途中在莱比锡遇联军，败北，联军随之侵入巴黎，是为法兰西之征战。

305

第二十一章 第一次崩溃

1841年11月，德·韩斯基先生去世。巴尔扎克以他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曾经希望，这位遗孀只在等待居丧之年结束，以便实现婚约。但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过去，夫人一直拒绝巴尔扎克前来圣·彼得堡探访，夫人正在那里进行遗产诉讼。一年半过去，巴尔扎克不得不等到1843年夏天，夫人才对他的催逼让步。当然，形势对于夫人并不简单。像巴尔扎克这样的名人，遐迩闻名，不可能来到俄国而不引人注意。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时候起，就没有一个真正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作家到过这座涅瓦河畔的京城，巴尔扎克的到来必然会引起极大的轰动。他将受到人们仔细观察，夫人势必也会受到同样关注。她在极其显赫的社交圈子里出入，甚至受到过沙皇的接见，必然会谣言四起。倘若德·韩斯基先生健在，巴尔扎克来访可能会被外界解释为对他们全家进行一次友情访问，他将是男主人的客人。人们对他的造访无法作出任何令人怀疑的解释。而拜访遗孀则可能意味着一种正式的订婚。即使德·韩斯卡夫人像巴尔扎克一样迫切地希望结婚——事实却绝非如此——那么要实现这一可能性也并不取决于夫人自己做主。根据俄国有效的法律，必须沙皇批准才能和外国人结婚。如无特许，财产不许转移到国外。所以德·韩斯卡夫人并不像巴尔扎克梦想的那样独立，那样富有，或者像她在其他任何国家丧夫之后那样。她所拥有的，用句现代的话来说，只是那些“限制卢布”,她只能从非法的渠道弄到，然后带到法国去。再加上家族成员的阻力，她的家族，尤其是罗莎莉姨妈，并不把巴尔扎克视为天才，而是把他看成一个负债累累、道德败坏的男人，在巴黎和各式各样的女人过着轻浮放荡的生活，试图骗得这个富孀头脑发昏，借以改善他的糟糕

306

透顶的财务状况。也许德·韩斯卡夫人拥有足够的决心来克服她的那些贵族亲戚的一切阻力，这点我们可并不知道。但是她还得顾虑她的尚未出阁的女儿，夫人爱女儿达到狂热的程度。女儿出生后，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女儿一天。夫人若攀上一门不般配的婚姻，不仅使她自己，也会使她女儿安娜伯爵小姐在俄国社会见不得人，毁掉这位伯爵小姐任何联姻的前景。

因此，德·韩斯卡夫人让巴尔扎克等了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出于恶意、冷淡和反感，就像人们经常错误解释的那样。相反，她居然允许巴尔扎克前往圣·彼得堡，此举非常勇敢，至少昭告天下，她有结婚的意图。但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次旅行也是牺牲。在乘坐邮车旅行的时代，俄罗斯离开巴黎的距离，远比日本更为遥远。时间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是金钱；他和往常一样又没有筹到这笔旅费。他被迫推迟行期，把日期直往后排。巴尔扎克知道，他无论如何非和德·韩斯卡夫人亲自面谈不可，单靠书信无法使夫人改变主意。他必须亲自前去说服夫人，征服她，像当年在日内瓦那样。

巴尔扎克卖掉了手头现成的手稿，以及几部尚未完成的剧本。他赶快顺手就写完了《帕梅拉·吉罗》,希望在他回国时能看到此剧演出时给他的版税。1843年夏，巴尔扎克在敦刻尔克上船；7月17日，经过一次风浪不小的航程，抵达彼得堡。

巴尔扎克和德·韩斯卡夫人在库泰佐夫府邸的时髦沙龙里的重逢，想必殊为奇特。夫人下榻的这座府邸，座落在百万金元大街。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大约足足有八年之久，他们没有见过面。在这段时间里，巴尔扎克没有什么改变，只是稍稍胖了一些，头上添了几缕灰发，但是他的精神专注，一如以往。天性幻想的人，永葆青春。但是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八年可含有很多变数。单看微型肖像画画家达芬拉①在维也纳给她作的画，已经显得并不年轻，是个人到中年的成熟女性。画家肯定为了客气，笔下留情，画上的女人毕竟是个七个孩子的母亲。倘若相信巴尔扎克的信件，那么夫人当然对他而言毫无改变，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更加美丽。经过长期分离，巴尔扎克的爱只是在情欲方面变得更加急迫不耐，更加疯狂冲动。

① 莫利茨·米夏埃尔·达芬拉(1790—1848),奥地利画家。

307

也许德·韩斯卡夫人希望，巴尔扎克若看到她不再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幻想中的女人，而是一个已臻成熟年龄的现实中的女子，会打消他原来的计划。但是并非如此，巴尔扎克一个劲地催着结婚，已经制订了一切计划。他甚至带来了必要的介绍信，以便在法国领事面前完成婚礼。

但是德·韩斯卡夫人敷衍他，婚礼以后再议。她似乎并没有完全表示拒绝，显然只告诉巴尔扎克，只要她的女儿尚未完婚，她自己不能结婚。总算还是定了一个日子。再等一年，或者两年——不可能拖得更久。就像雅各追求拉结①,现在巴尔扎克在追求德·韩斯卡夫人。第一个七年，巴尔扎克是等夫人的丈夫去世，现在开始第二个等待期，是等夫人的女儿找到丈夫。

对于这段彼圣得堡的日子，我们知道得不是很多。夏天，俄罗斯的贵族们都到乡间庄园避暑，城里的人都走空了。巴尔扎克似乎见到的东西不多，他一句话也没提及隐士卢②及其藏画。显然他如痴如迷，只为一个目的而生存：最终征服他的情人，得到夫人的一句承诺后，他返回巴黎，这次是从陆路取道柏林回国。

十一月份，巴尔扎克又到巴黎。他这次回国和往常一样，又一头扎到漩涡之中。单单浪费四个月时间对于一个一生在和时间赛跑的人而言，已是一场灾难。一时又掀起轩然大波。在他出国期间，为他打理经济的母亲“又继续折磨我，活像一个真正的夏洛克③”,他又一次把他的赌注全都押在一张牌上。这个不可改悔的幻想家认为，他的剧本《帕梅拉·吉罗》在他离开巴黎期间，在为他挣钱；每天都会有这么多进账，相当于他在俄国一个礼拜的花销；回家之后，他就可以好好休息。可是还在旅途之中，他就听说，此剧也遭到失败。这个剧本并不像《伏脱冷》那样平庸乏味，也比《基诺拉的智谋》更加生动、真实。但是巴黎的新闻记者不能原谅巴尔扎克对巴黎新

①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九章十六节至第四十九章三十一节，雅各爱上舅舅拉班的二女儿拉结，为此伺候舅舅七年，可是新婚应得到的新娘却是拉结的姐姐利亚。雅各问舅舅，答复是先嫁长女，才能嫁次女。于是雅各再伺候舅舅七年，终于娶得拉结。

② 隐士卢，彼得堡著名的博物馆，内有珍藏画幅。

③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者。

308

闻界的腐化堕落所作的抨击。他们对此剧在欢乐剧院的演出发动猛烈攻击，使得该剧不得不停止上演。

所有的人都反对巴尔扎克。他进行投机买下的北岸铁路公司的股票(我们不清楚，他是用什么钱购买的),股价大跌。“花园居”的地产遭到清算，使人忧虑。他竞选法兰西学院，遭到失败。他又险些面临全线崩溃。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写作，来购买每一次自由的呼吸。

但是对他不幸的事，对我们却是幸运。既然戏剧失利，这个为“热闹戏剧”奋力作战的战士，经受了舞台上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被迫重新回来写作长篇小说。他只好重新创作他的主要作品《人间喜剧》。现在，巴尔扎克以迅疾的速度一卷又一卷地推出。首先是修改后的新版《私人生活场景》和《巴黎生活场景》。他和报纸杂志谈判，签订合同，出版《农民》,此书将成为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巴尔扎克写作这部小说已经几年，但是计划时间拖得太长，总有难以完卷的危险。巴尔扎克已经计算出来，这本书将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在《新闻报》上初次发表可得一万四千法郎(这是他迄今为止得到的最高报纸稿酬，每行字六十生丁);然后作为书本出版，又是一万两千法郎，合在一起是两万六千法郎。《新闻报》已为登载此书作出预告，他也大约写了八万行字。突然一切告停。巴尔扎克写不下去了。轮子转得太快。即便是巴尔扎克拥有的无比强大的工作精力也达到了极限；他的旺盛的活力经不起长年累月地乱砍乱伐。

力量枯竭缓缓开始。树干还依然挺立，伟岸壮观，还依然结出丰盈的果实，依然还年复一年地长出新的茂盛的树叶。但是蛀虫已在啃啮核心，啃啮心脏。巴尔扎克日益经常地抱怨自己健康状况不如从前。1844年4月他写道：

“我陷入了一个不可阻挡的令人惬意的沉睡时期。我的天性不想再干了。它彻底休息。它对咖啡已经没有反应。我灌下去大量的咖啡，想写完《莫黛斯特·米尼翁》①,可是我就像喝的是白水一样。我三点醒来，马上又睡着。八点进早餐，感到还想继续睡觉，于是我又倒头就睡。”

巴尔扎克脸上感到抽动，浮肿，头痛，眼睛神经性地眨个不停。他开始

①《莫黛斯特·米尼翁》,“私人生活场景”的最后一篇。

309

怀疑，是否有力气写作《农民》的第二部分。

“我进入了一个可怕的神经性疼痛的阶段，毫无节制地饮用咖啡引起了胃痛。我得彻头彻尾地好好休息一下。这种从未有过的可怕的疼痛，现在折磨了我已经整整三天。第一次发作时，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唉，我实在难以形容地疲倦。今天早上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最近两年写的东西：四卷《人间喜剧》。从今天起，今后二十天或者再多几天，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只好坐上邮车，驱车离去。”

他又写道：

“现在我筋疲力尽，就像雅各①跟天使搏斗之后一样。我必须写的六卷书放在我面前，或许还不止六卷!整个法兰西把眼睛和耳朵都对着这部作品。旅行者和书店的报告，我收到的信件，都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这点。《新闻报》增加了五千订户。大家都等着我，——而我感到自己像只空空如也的口袋。”

但是不仅肉体疲劳，灵魂也累够了。“渴望休息”,终于休息一下，生活一下，终于得摆脱永恒的奴役。他感到，只有德·韩斯卡夫人可以拯救他，只有在夫人那里，他的生活才能有条有理：

“有些时候，由于期待，简直丧失了理智，我就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中。我的整个一生都这样紧张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我觉得内心就像粉粹了一般。”

他对文学几乎不再感兴趣，他的思想已经不在他的作品上，因此他写得很糟。他不再梦想陌生的人物形象，而是梦想着构筑他自己的生活。

“1846年我们将拥有巴黎最令人心醉神迷的房子之一，我不会再有一个苏的债务。相反，我通过《人间喜剧》的写作，渐渐挣得五十万法郎，而这件事情的统计数字还没有计算在内。结果也许会有这个数字。因此，我美丽的夫人，我也是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结婚对象。倘若我不死，这数目字还会更多。倘若我，像您说的，娶了您并不是娶了一个穷丫头，那么您嫁给我，也不是嫁给一个穷小子。我们两个将成为两个迷人的老头子老太太，就像

①《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十二章第二十四节，雅各与天使摔跤、搏斗。

310

西斯蒙蒂①和他老婆那样，只有对于比较长寿的那个人将是不幸。对他而言，生活将是无比痛苦。”

我们暂时还在1844年，一道希望之光当然又显现出来。德·韩斯卡夫人决定，离开她那乌克兰蛮荒之地来到德累斯顿。她的女儿，安娜伯爵小姐在七月份和一个位富有的贵族乔治·姆尼斯彻希订婚，——这一来，永远信心十足的巴尔扎克以为这下每个障碍都已去掉，雅各把拉结带回家去的时间终于来到。可是结果又大失所望。德·韩斯卡夫人虽然在十二月前往德累斯顿，只是为了和她女儿及未来的女婿在那里过冬。巴尔扎克请求允许他在那里拜访夫人，完全徒劳。莫非夫人害怕巴尔扎克可能在那里会遇到俄罗斯的社交界，或者她的亲戚?巴尔扎克和她做伴，她从生理上感到不快?还是她根本想要推掉婚礼?谁也不知道。反正她不让巴尔扎克前去。巴尔扎克这时从夫人那里得到的唯一信号是件不愉快的事情。

她自己没去见巴尔扎克，而是派她的伴娘昂里埃特·波累尔，当年负责通信的“里蕾特”去找巴尔扎克。波累尔突然宣布，她要离开韩斯基家，进修道院去。对于一个瑞士的卡尔文教徒②,这可是令人惊讶的决定，显然这里有些蹊跷。德·韩斯基先生的去世似乎对她是个沉重的打击，也许是因为这个不复年轻的老处女曾和德·韩斯基先生有染，或者因为她在夫人通奸事上充当了帮手而感到有罪，反正她和德·韩斯卡夫人之间出现某种紧张关系，逐渐发展成暗暗的仇恨情绪。从前的心腹现在变成仇人，在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具有这位老处女的某些特点。《贝姨》的模特儿一部分是她。反正她作为夫人“心腹”的角色已经到头。人们已不再需要她。现在关照这个变得歇斯底里的老姑娘的任务落在巴尔扎克身上。他得非常体贴地对付波累尔，巴尔扎克觉得对她负有责任，又受到德·韩斯卡夫人的委托，为波累尔小姐改宗天主教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巴尔扎克花费时间拜访天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又前往一切可以考虑的修道院，最后把事情全都办妥，并且亲自参加了波累尔小姐穿上修女长袍的仪式。这一来，《陌生女人》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几章的最后一个知情人也就此消失。

①让·查理·莱奥纳尔·西斯蒙蒂(1771—1842),瑞士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② 卡尔文为瑞士的新教领袖。修道院是天主教修女修行之处。

311

1845年春终于传来消息，德·韩斯卡夫人愿意见他。巴尔扎克立即把手稿扔进抽屉，也不在乎成千上万个读者正等待着阅读续篇，也不管已经向他付了稿酬的编辑部对他不守信用恼怒不已。文学已经不放在他心上。他的人生小说在召唤他。他已经干得够多的了；他要求休息和安静。想必在他心里对于这种脑力劳动的永恒催逼，对商务上的各种卑劣行径、债务和付账日期已经无限厌恶。他像一个奴隶，砸烂了他的枷锁，逃之夭夭，根本不顾他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母亲去和那些债主搏斗，主编吉拉尔丹爱怎么对付那些订户都行，法兰西学院的那些先生们，让他在等候室里干等，那就让他们自己永远等下去吧。他现在只想生活，像其他人一样地生活!

德累斯顿的日子过得如何，我们知道得不是很多，因为缺少了巴尔扎克的信件，巴尔扎克现在每天和德·韩斯卡夫人厮守在一起。我们感到，这想必是一段情绪欢快、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巴尔扎克和夫人全家相处得非常融洽。伯爵小姐年轻的未婚夫姆尼斯彻希伯爵，并不特别聪明，或者很有分寸；他有一点傻里傻气，热衷于收集昆虫。但是他脾气很好。他的未婚妻安娜伯爵小姐是个无足轻重、耽于享乐的女孩。他们大家都爱放声大笑，都想玩得痛快。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他们百无聊赖之中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也开怀大笑，不搞写作；他也享受轻松愉快的生活。他想起在巴黎看过一出喜剧，他称他们这个小圈子是一群“爱开玩笑的人”。他们就像一个戏班子，到处乱跑，只不过他们不公开演戏，而是让世上的人演戏给他们看。

因为在德累斯顿呆下去无事可做，他们就一起旅行到康斯塔特，到卡尔斯莫尼，到斯特拉斯堡。巴尔扎克对这个家庭影响很大，他能说服德·韩斯卡夫人也到巴黎去巡回演出一番。当然需要隐姓埋名。照理，俄罗斯臣民禁止前往巴黎，沙皇不允许他的臣民呆在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法兰西。但是巴尔扎克是个善于消除这类困难的大师。德·韩斯卡夫人得到了一张旅行证，身份是巴尔扎克的妹妹。安娜伯爵小姐则成为他的侄女，名叫欧也妮。巴尔扎克给这一家子在巴黎巴斯大街租了一幢小房子，然后他就以难以形容的欢乐情绪陪伴他们观赏巴黎。谁能扮演一个像他这样的导游来陪人游览巴黎呢?他又介绍又解释，又享受巴黎，活像一个外国观光者。八月份他们一同驱车前往枫丹白露、奥尔良、布尔日。他向他们介绍他的故乡图尔，然后前往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在那里稍事休息，乔治·

312

姆尼斯彻希负责陪伴两位女士，巴尔扎克则返回巴黎。可是到九月份，他又赶到巴登-巴登，和他们一起呆了两个礼拜，然后这一群“爱开玩笑的人”就毫不在意地取道前往意大利。他们从夏龙乘船前往里昂，然后前往阿维尼翁。十月底他们到达马赛，然后径直前往那不勒斯。他的旧梦，和一个情人游览意大利，终于得到实现。德·卡斯特里公爵夫人拒绝给他的恩宠，现在由尔采乌斯卡伯爵小姐赠送给他。

在整个旅途中，巴尔扎克一个字也没写。这位平素坐在书桌旁工作十六个小时的作家，现在连信也不写。对他而言，没有朋友，没有出版商或者编辑，也没有债务，只有这个女人，只有自由。《人间喜剧》已被遗忘，能否永垂不朽他已全不在乎。根据他那漫无节制的天性，想必毫无节制地享受了一番。这个人十年来只是支出，只是倒出自己的一切，没有一个凡人比他付出更多，如今他又拼命汲取，储积力量。幸运的人沉默不语。巴尔扎克属于那种只在苦难之中才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那么债务和他承担的职责呢?这上面突然罩上了一层面纱。好好计算一下(谁也无法完全穿透巴尔扎克账目的迷宫),这次旅行的全部花销，不是用的巴尔扎克的钱。看来在当时，这两个情人之间已经开始有某种财产共有的安排。德·韩斯卡夫人还没决定和巴尔扎克结婚，但她准备在最终决定结婚之前，和巴尔扎克一起共度他们的生活，共同分担他们的命运，共同支配他们的钱财。巴尔扎克这个天才，感觉方式是资产阶级的，而夫人，这位贵族女子，感觉方式要更加自由。她觉得和巴尔扎克、和女儿、和未来的女婿一同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起美妙无比。也许她害怕的只有一点：不得不和巴尔扎克单独生活在一起。

313

第二十二章 收藏家巴尔扎克

倘若把巴尔扎克在1845年和1846年的书信遮掉他的签名，让一个毫不知情的普通读者阅读，问他这些信件的作者操什么职业，有什么内在的爱好，此人肯定会回答：这是一个古董商或者绘画收藏家，也可能是个地产投机商或者房产经纪人。反正他不会猜是个长篇小说的作家。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巴尔扎克心里想得更多的不是完成《人间喜剧》,而是房子。他要用他未来的太太将要得到的遗产和他自己写作所得的稿酬为他太太建造房子。希望，对于这个极端不可救药的幻想家而言，永远是已经肯定的事情。所以他这次也是把车套在马的前面，或者不如说，把空车套在马匹该站的空位子上。1845年巴尔扎克既不拥有一幢房子也不拥有可以建造一幢新房子的建筑工地，他更没有为新的府邸购买一个建筑工地的那笔钱。可是他已开始十分热心地在布置这幢根本还不存在的房子，一阵新的痴迷向他袭来：淘旧货的热狂。要让一位尔采乌斯卡小姐，一位王后的侄孙女居住的那幢房子，必须是个宝库，是个画廊，是个博物馆。这位了不起的幻想家，每两个月都要因为两三百个法郎而走进当铺，现在却着手要和卢浮宫、埃累米塔日(Eremitage)、乌菲齐宫①和国王、皇帝们的宫殿并驾齐驱。他也要在他画廊的墙上挂他收藏的拉斐尔·圣齐奥、赛巴斯蒂安·德尔·彼翁博、②凡·代克、华多③、伦勃

① 卢浮宫等均为世界闻名的画廊和博物馆。埃累米塔日即隐士卢，在圣·彼得堡，乌菲齐宫在佛罗伦萨，均以收藏名画和其他艺术品而闻名于世。

② 拉斐尔·圣齐奥(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赛巴斯蒂安·德尔·彼

翁博(1485—1547),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

③ 凡·代克(1599—1641),十七世纪佛兰德斯著名画家。华多(1684—1721),法国十八世纪

著名画家。

314

朗等各个时代的杰作。在他的沙龙里也得摆放着名贵的古代家具，精挑细选的中国和萨克逊的瓷器，奇妙已极的木制器具。他的房子应该是个梦幻天地，犹如阿拉丁的宫殿。

巴尔扎克没有必要的资本，怎么为他的房子弄到荷尔拜因或者丁托雷托①的画作呢?非常简单：他在旧货商人或者小商人那里买下各式各样并不值钱的旧画，那些所谓的“碰巧买到的便宜货”,然后再把它们称之为荷尔拜因和丁托雷托的画作。他从母亲那里继承到的投机的嗜好，突然在这追寻古董的狩猎中爆发出来。不论他在哪里，他到每个城市都去旧货店淘宝，简直像是被磁铁吸引：他在这儿买个画框，在那儿买几张画；在这儿买花瓶，在那儿又买枝形烛台。巴尔扎克一天到晚在古董商那里淘个不停。货物来自那不勒斯、热那亚、德累斯顿、荷兰，他还来不及知道要运到哪里去，——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清楚，他是否买得起这些货物，一箱箱的宝贝是为了未来的巴尔扎克府邸买下来的。不言而喻，他尽管是个天才，可是丝毫也不明白这些东西的实际价值。最渺小的商贩也比他高明，但是他像着了迷似地买个不停，就像一个热病患者，满眼尽是幻觉。巴尔扎克在购买时不断看见疯狂的赢利。他这个乞丐，这个永远债务缠身的人，在1846年估计自己已经拥有四五十万法郎。他给德·韩斯卡夫人的书信不断加入他新近交上好运的公告。

碰上德·韩斯卡夫人自己也并不是节约成性的女人，她和她的女儿也有购物癖。和平大街的珠宝商人把她们当作出色的买主。尤其在夫人身边摆满了那个世纪爱用的精致绝伦的化妆用品，上面镶嵌了大量珍贵的金饰。但是她还算算账，尽管算的只是大数目。她似乎以所谓的“噜噜②宝藏”——从他们的通信得悉，“噜噜”是巴尔扎克的绰号——的名义提供了大约十万法郎给巴尔扎克支配，用来购买和装饰一幢房子。在巴尔扎克这里，基本思想始终是对的。他要布置一个住宅，为此购买一些古色古香的出色家具。倘若他善于等待，完全可以用德·韩斯卡夫人提供的这有限的十

① 荷尔拜因(1497—1543),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画家。丁托雷托(1518—1594),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② 德·韩斯卡夫人给巴尔扎克取的绰号是“loup-loup”,loup在法文里是一种宠物狗的意

思。也用来表示亲爱的人。

315

万法郎购买一幢漂亮的房子，把它布置得舒舒服服，甚至富丽堂皇。可是巴尔扎克等不及了，他停不下来。他从一个偶尔收购的顾客立刻变成了一个收藏家，变成了一个着了魔、发了疯的投机商人。巴尔扎克有权利说他自己作为诗人，可以和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作家争个高低，那么,他作为名画采购家，要和国王们亲王们较量一番，并且进而表示，要在两三年内，而且是在几乎没有钱财的情况下，给自己布置一座卢浮宫，那就实在是愚不可及了。总有一条细若游丝的界限，介乎理性和愚蠢之间，贯穿他的一生。德·韩斯卡夫人有时也很忐忑不安，提醒巴尔扎克小心行事。巴尔扎克便以复杂的计算向夫人证明，他办事是多么聪明，他是多么会过日子，多么巧妙能干。有时候看到他这样一味地自我欺骗，实在看不下去。

不过，审视一下巴尔扎克的这些买卖，看看这位未来画廊的主人是如何赚钱的，还是非常逗乐的。譬如他买了一套供九个人进餐的“中国古瓷”的餐具，洋洋得意地写道：

“我花了三百法郎买了这套餐具，大仲马为这样一套餐具付了四千法郎。这餐具最少值六千法郎。”

过了一段时间，他当然只好有些羞愧地确认，这套中国瓷器实际上产自荷兰。

“这些餐具说是中国货，其实就像说我是中国人一样。”然后悲哀地补充了一句：“相信我，收集旧货可是一门学问。”

当然，这并不能阻止他快快活活地继续钻研这门艰深的学问。请看，他在1846年2月15日短短一天之中做成了多少出色的买卖：

“我到处瞎逛了三个钟头，买了不少东西。第一，买了一只黄色的茶杯(花了五个法郎，它起码值十个法郎，绝妙的手艺);第二，一只蓝色赛弗尔瓷器①的茶杯，帝政时代的产品，用来赠送给塔尔玛②的。色彩繁多，难以想象，连同一个花束，单单花束就值二十个金币(现价只是：二十法郎);第三，六把软椅，做工很讲究，简直富有王家气派。我将保留其中四把，另外两把

① 法国赛弗尔地方出产的瓷器为法国名瓷，产品受法国皇帝保护。

② 弗朗梭阿-约瑟夫·塔尔玛(1763—1826),为法国著名演员，演技自然、真实，开创法国戏

剧的新纪元。

316

改造成一张两人用的长沙发。简直金碧辉煌!这一来我们小客厅的家具差不多就齐全了(才花了二百四十法郎)。”

同一天，依然在淘旧货，他还找到了：

“两只赛弗尔产的花瓶——想必价值六百法郎(别告诉人家这个秘密：我才花了三十五个法郎就买到手了),这样的机会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人们对巴黎实在太不了解，有时间、有耐心，你可以在这儿找到一切，而且价格便宜。你要是看到我用五个法郎买到的这只黄色的帝王家的茶杯，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与此同时，巴尔扎克还为一个枝形吊灯讨价还价：

“这个枝形吊灯原来为德国皇帝所有，重二百磅，纯粹由青铜制成。单说青铜，每一公斤就值两法郎二十生丁。我只付了这枝形吊灯的金属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了：我付了四百五十法郎——简直是白捡的。你住在这里将像女王一样，周围全是艺术珍品，价值连城，无比富丽堂皇，极端精巧帅气。而我们支付的全是投资的价码。”

因为他坚信，他是世界上出价最低的收购者：

“我希望你也承认，你的‘噜噜’是个多么出色的管理员、旅行家，是个多会精打细算的人。我淘遍了巴黎的一切角落。真正好的东西，在一天天涨价。”

有时候也会发生小小的不幸，居然连巴尔扎克也注意到了：

“找到了价值一百法郎的德·塞维尼夫人的一帧袖珍画像，路易十四时代的作品，你要这帧画吗?这可是个杰作。”

第二天他马上改口：“这帧袖珍画像糟糕透了。”幸好，巴尔扎克又另外交上了好运：

“我发现了你姑奶奶法国王后玛丽·莱辛斯卡的一幅肖像，极像出自科佩①的手笔，反正出自他的工作室。我对我自己说，大狼，这幅画得弄到手。我只用了画框的价钱就把它买下来了。”

①诺哀尔·科佩(1628—1707),法国画家。他的儿子昂多阿纳·科佩(1661—1722),也是画家。

317

一周之后，巴尔扎克就已经知道，画家并非科佩，“只是”一个叫朗克莱特①的人。幸亏单单这个画框，商家认为就值八十法郎，而他加上画一共只付了一百三十法郎。有时候，大家真要怀疑他的理智，他竟毫不迟疑地就这样信笔写道：

“有幅小型的风景画是吕斯达尔的作品，米维耶②羡慕我的纳多阿尔③和我花了三百五十法郎买下的荷尔拜因的画。”

想一想，这同一个巴尔扎克同时在他的《邦斯舅舅》中描写了一幅荷尔拜因的名画价格惊人。我们不由得要问我们自己，难道巴尔扎克一次也没有想到过，这些犯傻的画商为什么把荷尔拜因的名画用三百法郎的价钱偏偏卖给他?但是他没有提这个问题。他做梦，他写作，他收购，在每一个街角都有一笔奇妙的买卖在等待着他。

“巴黎真是马路上铺满了这样的机会。”

这些妙不可言的买卖的反面，只有在卖画时才公然显露出来。在巴尔扎克的妻子去世之后，在特鲁阿饭店举行的拍卖会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没有听说拍卖物中有什么荷尔拜因和吕斯达尔的作品。在任何收藏物中，都找不到一件多少值得一提的绘画，上面有“巴尔扎克藏品”这一标明出处的记号。他那最杰出的珍藏品拍卖的价钱，更是惨不忍睹。巴尔扎克自己没有经历这一惨败，但是在他生前，他有过一番经历，他那些佛罗伦萨的家具让他看到——或者应该让他看到，这些东西买进容易，卖出不知要艰难多少。其实巴尔扎克在“花园居”上投机时，就应该吸取了这一教训才是。他是用十万法郎把地皮买进，不得不以一万五千法郎把它抛出。

1843年12月21日，巴尔扎克在某一个古董商人那里看到了一张桌子和一个古老的五斗柜，很可能是典型的意大利生产的大路货。但是凭着幻想的目光，巴尔扎克当年曾在一家旧货店里把一只钟立即认准是“英国王后亨里哀特的钟”,现在他也以这种目光声称这些家具：

“这些奢华的家具来自一座宫殿。这是在佛罗伦萨为玛利亚·德·梅

① 尼可拉斯·朗克莱特(1690—1743),法国画家。

② 雅克卜·伊萨克斯庞·梵·吕斯达尔(1628—1682),荷兰画家。米维耶，一个显赫家族的

后裔。

③ 查理·约瑟夫·纳多阿尔(1700—1777),法国画家。

318

迪契①打造的一张书桌和一口五斗柜，上面印着她的徽章。两件家具都是用纯粹的乌檀木做成的，镶嵌了珍珠贝母，式样具有富贵气派，做工精致绝伦，花纹巧夺天工。已故的索默拉尔②看见了一定会晕厥过去，我也深感意外。这样的东西理应属于卢浮宫的藏品。”

我们可以从一个典型的范例来确定，在巴尔扎克身上，本能和投机是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先是欢欣鼓舞，同时就产生做笔买卖的欲望。第一种本能还属于审美的范畴，甚至还有一点爱国主义的味道：

“这些藏品让我们想起梅迪契家族，想起那位保护过鲁本斯的王后③。我们必须把它们从市民阶级的手里拯救出来!我将要写一篇二十页长的文章论述此事。”

与此同时他还补充道：

“从投机的立场看，这笔买卖可以赚到一千法郎。”

第二天，也就是12月22日，巴尔扎克以一千三百五十法郎买下了这两件家具(幸亏大部分款项是一年内支付)。他免费得到了一个新的幻想，比以往大多数的幻想更为荒谬：

“我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发现，明天我将更仔细地确认这些事实。只有五斗柜是属于玛利亚·德·梅迪契的，书桌上面有康契尼或者德·埃帕尔农公爵的徽章，书桌上的这个字母放在优美的花纹环绕之中。这证明玛利亚·德·梅迪契和她的这位或者另一位宠臣之间的亲昵关系。她把她的五斗柜馈赠给了这位宠臣；另外还叫人打造了一个书桌。昂克尔元帅——作为元帅他当然是个可笑的人物——另外还叫人在书桌上镶嵌珍珠贝母的火炮和其他战争的标志。”

这个幻想的故事只有以下这点是确实的，康契尼，日后的昂克尔元帅的确是玛利亚王后的宠臣。其他一切不言而喻全是小说中的佐料。可是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一天之内买到与此有关的两件家具就更加珍贵。他也知道

① 玛利亚·德·梅迪契(1575—1642),法王亨利四世的王后，路易十三的母亲，出身意大利豪门梅迪契家族。亨利四世遇刺后，任路易十三的摄政。

② 亚历山大·杜·索默拉尔(1779—1842),法国考古学家、艺术收藏家。

③指玛利亚·德·梅迪契，身为王后，保护过画家鲁本斯。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

1640),佛兰德斯画家，长时期为王后作画。

319

新的价钱，并且也已经瞩目一位买主：

“单单这口五斗柜，就值四千法郎。我将把它卖给国王，为了德·索默拉尔的博物馆。书桌留给我自己，我打算首先向王宫呈献我的五斗柜，因为它应该放进卢浮宫。”

这个根本没有实现的赢利在巴尔扎克的想象之中不言而喻，只是用来进行新的买卖，了不起的、轻而易举的买卖。

“倘若我用这口五斗柜从路易·菲力普那里捞到三千法郎，那我就非常高兴了：我这一来就赚了一千四百五十法郎，这是一小笔财产，用这笔钱我可以在旧货世界到处漫游，增加我们的宝藏!”

奇怪的是，德·韩斯卡夫人并不怎么相信这种买卖如何了不起，指责他的“家具傻劲”。巴尔扎克接着写信给她：

“我已委托人家把这两件著名的家具之一脱手卖掉，价钱是我买这两件东西加起来的总和。这样我就白捡了其中另一件。另外我还剩下一笔钱，可以支付一个烛台的价钱。”

作为聪明绝顶的商人，巴尔扎克试图在报纸上登出消息来促销这件家具：

“预料他们过些日子将在报上看到，我的发现将会掀起什么样的轩然大波!”

2月11日，在《消息报》上果然登出了巴尔扎克撰写的广告：

“我们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极为酷爱古董的专家，完全机缘凑巧，重新发现了一件具有最高历史价值的家具。这是用来装饰玛利亚·德·梅迪契卧室的一台五斗柜，这件家具是极为罕见、极端精彩的艺术品之一，纯粹由乌檀木制成……”

但是看来国王对于他显赫高贵的前任拥有过的这件精品兴趣不大。最后有几个商人为报纸的广告所吸引走上门来，巴尔扎克已经欢呼起来：

“有个买主来到这里。他打算用一万法郎买下这两件佛罗伦萨的家具，然后以两万法郎卖给王室。他答应把一千法郎交给那个旧货商杜福尔作为回扣。我只想卖掉那口五斗柜。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甚至连古董商也跑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对这两件家具赞不绝口，热情极高。”

仔细观赏之后，买主和仰慕者又都缩了回去。到三月份还一直没有做

320

成买卖。换任何人都会确认自己的失误，而巴尔扎克非但没有觉悟，反而耽于幻想，把价钱大大提高：

“这两件家具当中，我想保留的那件，现在留在我身边。这件家具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简直没法说，它是多么奇妙。我并不想把这两件家具中的任何一件最终都保留下来。我们最熟悉的古董商对这一件的估价为四万法郎。把这桌子修葺一新的细木匠认为，这张书桌值两万五千法郎。他说打造这张桌子，就至少足足花了三年手工活，上面镶嵌的这阿拉伯风格的花饰完全配得上拉斐尔的手笔。我想看看，伦敦的德·桑德兰德公爵，或者一位贵族院议员，或者某个罗伯特·比尔是不是会为此付给我三千英镑。那我就脱手这件家具，我就可以用这笔钱偿还我的债务。在这之前我还是把它留在我的住宅里。”

又过了一个月，这三千英镑当中，一个英镑也没露面。但是巴尔扎克并不放弃。他以令人敬佩的坚毅顽强的精神，想出了一个新的项目。他要在《家庭博物馆》上登出这两件“王室家具”的画片。报纸得支付给他五百法郎的版权费，两件家具现在就不值一千三百五十法郎，而只值八百五十法郎了。

可是春去夏来，夏天也已过去，报上一直没有登出家具的画片，买主也一个都没露面。十月份，一线希望出现：

“一件特大新闻!罗特希尔德对我的佛罗伦萨家具感兴趣了。他要来拜访我，无疑是为了观赏我家里的这两件家具。我将要价四万法郎。”

这就是说：尽管登了几种广告，一年之内，巴尔扎克未能从他收购的家具赚到他梦想得到的三千法郎。如今人家随口说了一句客气话，卖价就立即飙升到四万。从此不再听他说起罗特希尔德来访。可是有人谈到德·德封席尔公爵，巴尔扎克长叹一声：

“啊，要是这事能办成就好了!这将是个转折!”

可是不言而喻，这事也没办成。没有“转折”,也永远不会有转折。第二年，巴尔扎克和荷兰国王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他在绝望之余，提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价钱：七万法郎，是他在巴黎可以达到的价格的十倍。他甚至动员他的朋友戈蒂叶来从事这笔买卖：

“我需要戈蒂叶写篇关于我这两件佛罗伦萨家具的小品文。我们只有

321

八天时间把家具的画片做出来，我将把其中的复制件寄给荷兰国王。这一定会引起轰动!”

可是一点声息也没听到。巴尔扎克从未看见这两件王室的家具卖出七万，或者五万法郎，也没看见它们卖出五千法郎，只有死亡使他不致于听见在特鲁阿饭店拍卖的时候，这两件家具卖出的价钱是何等便宜。

家具和瓷器、箱子和柜子摞在一起，为了装饰他们今后的家。这些宝贝很不容易掩饰，因为债主们一如既往地对巴尔扎克紧追不舍。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考虑用德·韩斯卡夫人的名义登记注册房子的时候了。这样，债主们就抓不到他了。在这件事上，巴尔扎克原来的出发点起先也比较谦逊、朴实。按照他的计划，他们两人将在巴黎过一种“极端简朴的生活”。当然，就是这个“极端简朴的生活”每年也得花上四万法郎。巴尔扎克说，再便宜就不行了。因为维克多·雨果每年花两万法郎，就过着“耗子一样的生活”。

对巴尔扎克而言，买幢房子不像别人那样，是购买一所可以居住的房屋。买东西对巴尔扎克来说，就是想做笔好买卖。

“拥有一幢房子的念头，我已经有了三年。我首先想到的是经济上的考量。买幢房子做笔好买卖——这不是一件自然不过的考量吗?”

于是巴尔扎克就到处物色，看见什么房子，他就记下价钱。在帕西买幢房子大概得花十万法郎。而实际上按照他的计算只消六万就行了。

“因为在帕西要修一条新路，为了绕过那座山，得花五十万。这条路将在我们山岩下十二英尺处沿山而行，政府将不得不买下其中一部分。为此，我们据说将得到一万法郎的补偿。另外，我们可以在弗兰克林大道卖掉值三万法郎的地皮。”

十二月，巴尔扎克在穆梭看地皮：

“我们肯定可以使我们的资本翻上一番。”然后他在蒙巴尔纳斯大街找到了一幢房子：

“这幢房子将会像自己戴惯的手套一样完完全全地适合我们。”但是有一件小事必须办好：“这房子需要局部拆除。”这房子内部必须完全翻修重建。这大概得花十二万法郎，这笔开销可

322

以很容易就找回来。办法是这样，把附近其它地皮也买下，这可以赚钱。这是巴尔扎克创业之初的老办法，办出版社他把印刷厂也买下，买印刷厂又把排字房买下。

春天，巴尔扎克的目光扫到乡下。在乡下生活，不仅完全不花钱，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地静等地产增值：资本变成投资，净得利息，生活是多么简单啊!

“在沃伏雷有座葡萄山，将给我们带来全部生活费用。这座葡萄山充其量只消花上两万到两万五千法郎就能到手。”

不过，花这么多钱去买座葡萄山，该有多傻。在都兰不是可以买整幢府邸吗?还加上一些葡萄园和果树，还有些露台以及可以俯瞰卢阿河的旖旎风光。这一切不是也值二十万或者三十万法郎吗?巴尔扎克不花一文钱得到这一切，他仔细地算了笔账：

“你一定会高兴得直跳起来!蒙龚都庄园正在标价出售!三十年来我的梦想得以实现或者可能实现。”

充其量只需要付出两万现金作为首付，然后就把这地皮的一部分零敲碎打地卖掉；单单这个庄园的葡萄山——根据十年来的平均收益作出的最可靠的计算——就意味着资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息。就是这些葡萄山，我们也可以很轻易地卖掉其中的两三公顷，换来四万到五万个法郎的现金。这样，全部收购价全都补了回来。信的末尾，巴尔扎克又抒情起来：

“你想起蒙龚都庄园来了吗?这幢美丽的小型府邸，有着两个小小的塔楼，在卢阿河上映出倒影!它俯瞰整个都兰地区……”

一个旧日的同学在代巴尔扎克进行谈判。但是这个项目也许他依然嫌小，巴尔扎克坚决认为，只有十分宏伟的东西才真正便宜：

“小型的地产价钱高得毫无道理，因为有无数人都有小小的一笔财产。如果想做一笔大买卖，必须选择一个真正大型的对象。”

为什么不考虑圣-格拉齐安府邸呢?这座府邸属于德·居斯丁先生，他就在这事上破了产，就像巴尔扎克毁在花园居一样。

“圣-格拉齐安花掉他三十万法郎。他告诉过我，要是有人第一个要买……他将以十五万法郎出让，最后他不得不白白送掉这庄园。”

德·居斯丁先生可不是巴尔扎克，他似乎还没有把他的庄园白白送人。

323

巴尔扎克只好继续寻觅，直到1846年秋天，他才最终找到了他想要的房子：幸运大街的波雄园亭。这房子建造于十八世纪。大革命前，属于富有的大房产主之一。王室的杯子、公侯的五斗柜和书桌，真正的荷尔拜因和吕斯达尔的画幅，几百磅重的枝形吊灯都将搬到那里去。那里将成为“巴尔扎克博物馆”,他的卢浮宫，他的艺术纪念碑，纪念从无到有，创造杰作。后来他的朋友戈蒂叶参观这幢房子时惊讶地说道，巴尔扎克想必真的在这期间成了百万富翁。巴尔扎克脸色阴沉地表示反对：

“不，我的朋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穷，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东西，都不属于我。我只不过是这座府邸的门房和看守而已。”

出于谨慎起见，考虑到债主们，巴尔扎克起先依然还住在帕西那间简陋的斗室里。这幢朴素的房子，连同他的手稿——对于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博物馆”,而不是波雄园亭里的那些地毯，难看的青铜器皿和枝形吊灯。人生的一条规则乃是，人们，包括那些最有天才的人士，往往不把他们的骄傲放在他们自己的成就上，而想用廉价得多、容易得多的东西来引起人们注意，受人称赞，受人尊重。收藏家巴尔扎克便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

324

第 六 部

绝唱和终曲

第二十三章 最后几部杰作

1843、1844和1845年是巴尔扎克内心焦躁不耐的三年。人们感到，巴尔扎克的原始力量、工作的偏执狂已经破碎，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已经中断。他毫不停顿地进行富有独创性的工作，足足十五年，而最近几年他主要在当收藏家——字面意义上的收藏家和纯粹意义上的收藏家、他不仅收集钟表、瓷器、绘画和家具，也收集迄今为止生活拒绝给他的一切：闲暇的时光，和一个女人散步，在陌生的地方不受任何威胁地度过销魂荡魄、缠绵悱恻的漫长良宵，以及高贵的崇拜者们发出的赞赏和钦佩。他的整个独创性发生了转折。他不再试图使他长篇小说的草稿取得完美的结果，而是使他自己的人生小说得到美好的结局。

在那几年，巴尔扎克的活力转向生活，脱离了独创性的活动，这可以从他的艺术中感到。1841和1842年他还创作了《一桩神秘案件》和《搅水女人》这样了不起的作品。《一桩神秘案件》这部政治性的长篇小说，尽管有个别不真实的场景，却是对一桩巨大的国家阴谋作了无法比拟的形象生动的具体描绘。而《搅水女人》的现代性和对性屈从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是他的同时代人所未能预见到的。然后他又把《幻灭》写完，这是对巴黎的艺术界和戏剧界所作的横断面，让人看到艺术家和艺术成就的世界。《烟花女子荣辱记》紧随其后。文学界和金融界在这里结合起来。他笔下伏脱冷的形象又一次返回，就像在一幅巨大的鸟瞰图里，巴尔扎克把他早期作品中的所有题目都汇集起来。尽管时而有落入流行文学和侦探小说窠臼之处，巴黎和巴黎社会在这本小说里比在其他任何一本小说里都描绘得更为深切而宽广。在这里诗人对新闻界和它布下的重重危险进行报复，也向金

327

钱进行复仇，金钱就像诱惑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诱惑他。

但是《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他就未能完成。这部小说想表现城市和农村的矛盾，阐述一个重大的社会学上的问题。在巴黎的交易所或者文坛上进行的斗争，在农村、在农民当中，具有它原始的基本形式，在那里斗争并不关乎看不见的、抓不住的价值，而是关乎田地、地皮、每一寸土地。巴尔扎克写这本书已经几年，他感觉到，此书必然会变成一本举足轻重的作品，他一而再地动笔往下写，试图强迫自己把它写完，为此他先发表了该书的第一部分。但是他不得不又停下笔来。然后他在这一年就写了一些其他的作品，篇幅较小、不太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贝阿特丽克斯》只有开头几章可以算是一部艺术作品，他给这部小说安排了一个不太自然、多愁善感、极为勉强的结尾。他写了《夫妻生活的烦恼》,这是他旧日《婚姻生理学》的翻版，当然加上了许多机智和魅力作为佐料。中篇小说《莫黛斯特·米尼翁》,是德·韩斯卡夫人出的题目，巴尔扎克后来也把这篇小说献给夫人，献给“一位波兰女子”。这篇小说也可能出于他的一位模仿者的手笔，到处都感觉不到雄狮的利爪，诗人真正的专心致志。他为每一种真正的成就都提出了偏执狂的法则，他自己如今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法则。他自己曾经说过，一个艺术家要是较长时间没有从事他的工作，先得重新练练手。巴尔扎克自己现在离开他的工作作坊已经时间太长。倘若半天时间用来寻找房子，在旧货店里淘宝，是无法写作的。在他这一时期写的书信里，往往几页之间找不到一个字谈及他的写作，或者哪怕只谈及他的写作计划，尽说家具、社交，言不及义。专心致志的规律被彻底破坏。

巴尔扎克自己也感到这点。他，这个劳作者当中最熟练的一员，知道自己手腕的灵活程度。他知道，自从他认识到其它的快乐，“懒懒散散，瞎混日子的欢乐”之后，他已失去了写作的快乐。1846年他写信给身在那不勒斯的德·韩斯卡夫人：

“我的精神，我的理智，动弹不了……一切都使我感到无聊，感到不快。”

《农民》没有进展，或者《小市民》(本身就是一篇无足轻重的作品)进展不大，已经不再使他烦恼。巴尔扎克工作只是为了还清债务，有时候我们感到，艺术成就对他而言，完全都无所谓。这种事情以后再说，现在先把房

328

子布置妥当。突然之间，他把一切全都撂下，不管不顾，在三月份冲到罗马。回到巴黎，巴尔扎克又把一封封信寄给德·韩斯卡夫人，和往日常做的那样，宣告他将“不得不大干一场”。巴尔扎克以为，他又将夜以继日地坐下写作三个月时间(“毫不中断，充其量休息两个礼拜，我们可以结婚”),那他一定能够还清他欠下的六万法郎债务。当然对于艺术灵感我们还一点也没听见。

终于，到6月1日，巴尔扎克写信通知：“四天来，我感到有一种折磨人的积极性攫住了我……”

12日：

“我写作《农民》的提纲，另外还写一篇中篇小说。”6月14日，这两部新作的轮廓已经出现：

“我将写以下内容，第一，《穷亲戚的故事》,由《高尚的人邦斯》和《贝姨》组成。前者约三四个印张，放在《人间喜剧》里，后者要占十六个印张，最后是《钦差大臣的劣迹》。”

一部中篇小说变成两部，但是巴尔扎克自己还始终没有认识到他这计划的宽度和深度。他一直以为——预告的这些作品的篇幅说明这点——这只会成为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

到这时为止，他只计算了篇幅。巴尔扎克这样做，就是说，他只从这些书能给他带来多少钱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作品。他已经计算清楚，《农民》《小市民》和《贝姨》终于可以还清他的债务。但是突然间，他心里旧日的雄心又复惊醒。在构思这些作品时，他又感觉到艺术方面的任务。创作的强烈欲望，做出真正成绩的勃勃雄心——终于!——又在他心头涌现。同一天，6月16日，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

“此时此刻要求我，创作两三部重要作品。它们将推翻那杂种文坛的虚假群神，并且显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年轻，更富朝气，更加伟大。‘老乐师’,也就是‘邦斯舅舅’,‘穷亲戚’,厄运把他压垮，这个心地纯净的人。‘贝姨’是‘女的穷亲戚’,同样受到厄运的追逼：她生活在三四个不同的家庭里，为她所有的苦难进行复仇。”

看到巴尔扎克关于金钱事件、地皮投机、北岸铁路股票、瓷器餐具胡扯了半天之后，他的意志又转向作品，进行艺术创作，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当

329

然，他还没来得及看出他的长篇小说的篇幅，就先按照他旧日不幸的章程和出版商们就价钱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他就投身到工作中去。又重新按照旧日的工作时间进行写作。发现他又附了一句：古董商们不断寄来东西，带来外面生活的诸多诱惑和骚动，他现在感到厌烦：

“我原来希望，我所有的箱子终于都已打开。我急于知道，我等着的那些漂亮东西，送到时都是什么状况。所有这一切，给我生动活泼的影响，特别在我现在所处的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灵感涌来使我像得了热病，失眠使我身体虚弱。倘若我每天早上一点半起床，就像今天一样，我希望，星期一完成《老乐师》(即《邦斯舅舅》),这样我又达到了我旧日的工作时间。”

他一口气，以一种即使对巴尔扎克自己而言也是了不起的快捷速度，勾勒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构思。6月12日，我们发现了他很罕见的话语：

“我对我的《老乐师》非常满意。当然，为《贝姨》还得把一切都虚构出来。”

然后又只听见，送来的一幅画给刮了一下，他买的一尊小型青铜塑像并非真货，又谈到债务和裁缝。但是到6月28日，《邦斯舅舅》完成，巴尔扎克发出一声欢呼，几年来没有听见他这样欢呼过：

“我最亲爱的心肝!我刚结束了一部作品。我想叫它《寄生虫》,这是我为手稿定的题目，迄今为止我管它叫《高尚人士邦斯》《老乐师》等等。这本书至少对我而言是极为主要的作品之一，极其简洁质朴，可又包容了整个人心。它和《图尔的本堂神父》一样宏大，但是更加清澈，而且同样令人心碎。我兴奋不已，我将立即把印刷校样寄给你。

“现在我着手写作《贝姨》,一部可怕的长篇小说，因为女主人公具有我母亲、代斯波尔德-伐尔莫尔夫人和你的罗莎莉姨妈特点的综合。这本书将描写一系列家庭的故事。”

对母亲的愤怒，他和德·韩斯卡夫人的这部爱情小说开头部分的知情人里蕾特的命运，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书中。与此同时，《邦斯舅舅》已经付梓，按照巴尔扎克的工作方法，这意味着他又要把这书再写一遍。艺术家的焦躁不耐和生意人的焦躁不耐结合起来。按照他的要求，他工作得不够迅速：

“我们已经到了7月15日，上帝可怜我吧!”他呻吟起来，——巴尔扎

330

克在十四天里创作了这样精彩的一部杰作，他没有为此向上苍表示感谢：“我将要竭尽心力，拼命完成《穷亲戚》!为此我大概可以得到一万法郎，包括书本版在内。”

不言而喻，这些无谓的日期无法遵守，到八月份，这个作品还没有完成。8月12日，巴尔扎克在一天之内就写了二十四页。初稿刚刚完成，他就开始修改，一直干到真正精疲力尽。他的医生大吃一惊，就像他自己所报告的那样：

“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一个同行，一个医学界的朋友，都没法想象，人的脑子可以这样无限度地使用。他告诉我，这不会有好结果。他脸色阴沉地向我重复这句话。他请求我，在这样——像他说的——‘恣意放纵脑子’之际，至少得安排一次休息。《贝姨》为我的脑子造成的极度紧张，真使他大吃一惊。我在六周之内便即兴完成了这部作品。他对我说：这样干必然会以灾难告终。的确，我自己也感到，我身上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在聊天的时候居然会想不起有些名词，有时找得我非常吃力。我的确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正在修改校样之时，巴尔扎克突然在九月份前往威斯巴登，到德·韩斯卡夫人身边去汲取新鲜的力量。然后他真的得到很好的休息。这年夏天，他完成了他的几部杰作。

《邦斯舅舅》和《贝姨》,这两部从原来的《穷亲戚》转化而来的长篇小说，是他最伟大的成绩。在他人生的高峰，巴尔扎克达到了他艺术的巅峰。他的目光从来没有这么清澈明亮，他的塑造人物、事件的手从来没有这么坚定娴熟，这么无所顾忌。是一个得到充分休息的巴尔扎克写出了这些杰作，而不是那个受到催逼，疲惫不堪，信笔滥写的作家。在这些作品里，那种虚假的理想主义，甜腻腻的浪漫情调已经消失。而这种东西使他有些早期作品，在我们今天看来过于失真，因而无法感人。在这些作品里有许多得自经验的苦涩，是对世界真正的认识。写作这些杰作的人，不受任何东西迷惑，无论是外界的成功，还是奢侈时髦都不会使之动心。如果说在《高老头》,在《幻灭》里，已经含有李尔王①的极度失望，那么这最后几部小说则具有科

① 莎士比亚作品《李尔王》的主人公。

331

里阿兰①的犀利锋芒。巴尔扎克总是居于时代之上，不取悦于他的时代，是在创作绝对的作品时，才最为伟大。《贝姨》,还有《邦斯舅舅》的故事，只是偶然地发生在巴黎，只是偶然地发生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我们可以把它们搬到今天的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搬到所有国家，所有的时代。因为它们描述了各种原始的激情。在他的偏执狂的画廊里，现在又添进去了色情狂于洛男爵②,收藏家邦斯，——何等出类拔萃的人物啊!在《烟花女荣辱记》中，那个有些过于按照《茶花女》的风格塑造的“电鳗”③,这个极为堕落的女郎，带着浓重的巴黎品味。在塑造了这个有点夸张的烟花女子之后，如今描述了一个真正的、天生的婊子玛奈弗夫人④,这个人尽可夫的市民阶级的女子。在这位玛奈弗夫人身边出现的这位无与伦比的贝特姨妈(贝姨),这个转变为妖魔的里蕾特。这个老处女从不享受，一味妒忌，出于一种恶毒的、隐蔽的愿望而说媒拉纤。另外再加上《穷亲戚们》的悲剧，邦斯舅舅的悲剧，他身上还有一点光彩时，人们容忍他。在女管家西卜身上的那种出于贪婪的动力，所有这些追逐金钱、诡计多端、卑鄙无耻之辈，欺骗心地纯洁、浑然不觉的人。从前塑造出来的伏脱冷的形象，也许显得过于夸大，过于奔放，而在这里，巴尔扎克却以极大的专注使之与从前形成对比。最后这几部著作，达到了一种现实主义，刻画得感情真实，激情澎湃贯彻始终，达到了法

国文学中永远无法超越的境界。

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辞别他的艺术，像巴尔扎克在他后期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壮观宏伟。从这些作品我们可以衡量，倘若上天能再赐给他十年或者哪怕仅仅五个充分利用的工作年头，《人间喜剧》将会成为什么模样。在《农民》一书中，他会描述城乡之间的最终搏斗，让人看到真正农民的形象，就像他让人看到真正的巴黎一样，——不是让-雅克·卢梭的那个芳香馥郁的田野和那些纯粹的自然的人们。在《大战役》和其他反映军旅生活的

① 莎士比亚作品《科里阿兰》的主人公。② 于洛男爵，《贝姨》中的人物。

③ “电鳗”,《烟花女荣辱记》中的主要人物，妓女爱丝苔，因为“特别迷人”而被人称作“电

鳗”。

④ 玛奈弗夫人，《贝姨》中的人物。

332

长篇小说中，他会描写战争，真正实在的战争，而不是以抒情形式描述的战争。他当年在《乡村医生》中曾经以这种抒情形式歌颂过拿破仑。早在《一桩神秘案件》中，巴尔扎克就表现出，他早已超越了把历史当作传奇的观点，而达到了一种切近现实主义的描写。他会表现戏剧世界，表现早期童年时代的阶段，女生和男生寄宿学校的生活，表现学者、外交家、议员们的活动，旺代地区的起义，法国军队在埃及，英国军队在西班牙、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这个人竟然还能把这么多东西都创造出来，竟然能在十周之内，仿佛从无到有地创造出《贝姨》和《邦斯舅舅》,——这简直难以想象。甚至在戏剧方面，他迄今为止一直追随糟糕的榜样，总是停留在激情热闹戏的框架里，现在正开始摆脱出来。《投机商》,后来叫做《麦卡代》,是出喜剧，剧中一个欠债的人战胜了他的债主们，这是他在戏剧领域取得的第一个值得称道的成绩。此剧在巴尔扎克去世以后，成为巴尔扎克剧本在舞台上取得的唯一的重大成功。他的力量从来没有这样出色地凝聚起来过。大家感到，巴尔扎克现在才真正知道，在长篇小说里和剧本里究竟该做什么,现在他才认识到他的任务的本质。

但是现在他真的心力交瘁。巴尔扎克刚把这两部作品完成，便把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他要休息，彻彻底底地深度休息。他要走开，走得越远越好，不仅仅作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感觉到，他这最后漂亮的一掷，使他赢得了休息的权利。于是他离开法国，前往乌克兰，前往维尔肖夫尼亚，投奔德·韩斯卡夫人。

333

巴尔扎克在乌克兰

第二十四章

1846年秋，有这么一段转瞬即逝的短暂时间，巴尔扎克的混乱不堪、极度紧张的生活似乎终于归于平静。德·韩斯卡夫人老是推托：她得先把她亲爱的女儿嫁出去，才能考虑她自己的新婚。这样敷衍诗人的借口已不存在，姆尼斯彻希伯爵已在1846年10月13日和安娜伯爵小姐在威斯巴登结婚。巴尔扎克在场，他又充满了希望。他预做准备，弄来了他自己结婚登记所需要的户籍证件，借口是他为了参加荣誉军团需要递交这些证件。他做了大量的准备，打算在麦茨悄悄地和德·韩斯卡夫人举行婚配，那里认识他和夫人的人很少。巴尔扎克和麦茨市长有些交往，他已赢得市长支持他们的婚姻。有关婚姻的户籍登记——这只在法国有效——要在市政厅举行，安排在夜里，完全匿名。巴尔扎克的朋友和医生纳戛尔大夫的儿子和另外一个朋友将从巴黎赶来，充当证婚人。德·韩斯卡夫人将一直住在德国境内的萨尔布吕肯，直到关键性的那天晚上来到麦茨。宗教的婚礼将在德国举行，麦茨的主教或者威斯巴登的神父可以主持婚配礼。这些像小说一样富有传奇色彩而又复杂的准备工作显然十分必要，因为这桩婚姻不得在俄国公布。巴尔扎克催道：

“我等待着你的下一个回答。我告诉你，我时时刻刻都活在你身体里。现在这点在双重意义上是真实的。”

因为某些情况进一步迫使他们必须尽快完婚。毫无疑问，他们婚前在意大利度过的那几周美好的时光并非毫无结果。德·韩斯卡夫人尽管已经四十五岁，仍然怀了身孕。巴尔扎克总是和以往一样鲁莽、乐观，坚信夫人要生的必然是个儿子，他都已经给孩子取好了名字：维克托·奥诺雷。

334

但是德·韩斯卡夫人还是下不了决心，便是现在她还不愿和女儿分开。她自己不去结婚，却陪着女儿去进行蜜月旅行。巴尔扎克不得不把他辛辛苦苦弄到的证件全都放回他的旅行夹，放弃全部仔细安排好的计划，立即返回巴黎去修改《邦斯舅舅》和《贝姨》的校样。究竟德·韩斯卡夫人爱不爱巴尔扎克，对于这个争执不休的问题，大家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反正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拿她女儿和巴尔扎克之间作出抉择，决定一定偏向她的女儿。无论是女儿的结婚还是以后她自己的婚姻，都不能破坏这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两个人都以某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们的情人和丈夫。

所以第二年二月，德·韩斯卡夫人决定去巴黎，又不得不赶到福尔巴哈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这样，夫人出游，巴尔扎克必须陪同。夫人如果前来，巴尔扎克就得前去迎接，巴尔扎克始终扮演谦卑的农夫的角色。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每一天的意义都无限重大，他的工作对于全世界而言，都十分重要，却必须乖乖地等待着夫人发出一个信号，然后他就马上把手头的一切都抛到一边，日夜兼程，冲到日内瓦，冲到那不勒斯，冲到奈夏台尔，冲到维也纳，或者冲到福尔巴哈，去拜见夫人。

德·韩斯卡夫人第二次呆在巴黎，完全是秘密进行的。他俩一起大概为他们的新居制订了各种计划。孩子出生，是一场流产，或许是生了一胎死婴——情况并没有阐述清楚，这点也很容易理解。这是一个女婴，巴尔扎克以一个父亲的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地写道，这事减轻了他的忧愁：

“我如此迫切地希望生下来的是个儿子维克托·奥诺雷。要是儿子维克托，就不会离开他的母亲。我们就会有二十五年之久把他留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将共同生活这么多年吧。”

便是现在，德·韩斯卡夫人还是推三阻四，不采取决定性的步骤。她每次总能找到借口，一再说要有个新的喘息时间。人们有这种感觉，似乎夫人对巴尔扎克了解得越多，越害怕和他最终拴在一起。这一次夫人声称，她必须再回维尔肖夫尼亚一次，把她的关系理顺。巴尔扎克又乖乖地陪她到福尔巴哈，然后自己回到巴黎他的书桌旁边。

巴尔扎克这位永恒的乐观主义者希望，不久能跟在夫人后面直追过去。只有《农民》需要完成，这本书人家已经付了稿酬。写一部剧本，可以把他

335

欠老朋友维斯孔蒂夫妇的第二笔债一万五千法郎还清。但是生平第一次，他的机体不再听命于他。这对于巴尔扎克而言，想必是件可怕的经历。写作《贝姨》时的奇迹，未能重现。大夫们向他发出警告，他自己也感到毫无把握，便是出版商和报纸主编也疑虑重重。几年前《新闻报》的主编吉拉尔丹就支付了《农民》的稿酬；他曾两次开始在他的报上发表这部小说，由于信任巴尔扎克全巴黎闻名的旺盛精力，巴尔扎克从来不会食言，让一家报纸或者一个出版商陷入困境，实在不行，他也会用另一部作品来替换这部作品。这一次吉拉尔丹宣布，他必须要把全部稿子都拿到手里，才会再一次予以发表。现在巴尔扎克必须生平第一次在文学阵地上缴械投降。他必须生

平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我不行了!”为了在自己面前掩饰失败，他弄来了一点钱——谁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怎么弄来的——把预支稿费全部还清。这是巴尔扎克为了把自己从监牢里解放出来缴纳的一笔赎金，他在这座监牢里干了整整二十五年的苦役。然后他就远远地逃走，逃到世界的另一端，逃到维尔肖夫尼亚去迎接他的新娘，去举行婚礼，终于，终于成为丈夫，成为百万富翁返回巴黎，在新居里过着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生活。现在巴尔扎克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关于他未来幸福的想法或者不如说关心他生活最终定型的梦想。为了他们新居的这幢房子，他也和他母亲讲和。他原来恨他母亲，对母亲的怨毒在他的书信里发泄得不一而足。这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是唯一了解他意图的人。老母亲的作风强硬坚定，像农民那样勤俭节约，儿子完全可以放心。巴尔扎克便委托母亲看管这些珍贵的财产，就像当年他和债主斗争不得不逃出卡西尼大街的住宅时动用他母亲一样。每当巴尔扎克需要一个真正可靠的人时，他就搬出他的老妈。他向母亲下达稀奇古怪的、听上去简直像小说一样的指示去执行守卫任务。老太太得不时用德·巴尔扎克先生过几天就要回来的消息吓唬仆人，每个礼拜她都得干这件事，“这会吓得这些人透不过气来”。

老母亲得小心翼翼地看守“这幢小房子”,所有的宝贝都堆在那里。

“德·韩斯卡夫人对这个装了这么多财宝的住宅极为关注。这些财宝是六年惨淡经营的产物，很可能会被偷走什么东西，或者发生什么灾祸。”巴尔扎克这样写信给他妹妹。

他带着满意的心情对母亲说道：

336

“两个佣人，都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你是唯一认识我手迹和我印章的人。”

在这种时刻巴尔扎克才恍然大悟，归根到底他可以信赖的人，除了这位老太太，别无他人。

然后他就启程远行。

在巴尔扎克时代，到维尔肖夫尼亚去的路程是个冒险经历。他这样写是有道理的：

“我跨越了地球的四分之一。倘若我的旅程两倍于此，我就到达喜马拉雅山的那边了。”

一个普通的旅行者当年进行这样一次远征，至少需要十四天。巴尔扎克就是在这次旅行中，也好胜心切，定要做出不同寻常的事迹。他一口气跑完这段路程，中途也不休息。不到八天，他就到达目的地，仿佛从天而降，完全出乎他朋友们的意料。巴尔扎克在信里预告自己即将到达，他赶在自己这封信的前面，足足快了十天。

巴尔扎克的第一个印象使他欣喜欲狂。他的情绪犹如干柴，一点就着，总是很快就对一切兴奋异常，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财富更使他陶醉。当然维尔肖夫尼亚真是富足殷实，他到现在才亲眼看见，他的朋友们是过着多么气派的庄园主的生活。府邸房间无数，他觉得就像一座卢浮宫。庄园可不是寻常的庄园，几乎就像法国的一个行政区那样大。巴尔扎克欣赏乌克兰肥沃沉重的土地，不消施肥，就能长出粮食。辽阔的森林，全都属于韩斯基家族的财产。仆从如云，难以计数。具有封建思想的巴尔扎克心情舒畅地发现，仆人“的的确确在一个主人面前匍匐在地，磕头三次，亲吻主人的双脚。只有在东方，人们才知道真正的卑躬屈膝是怎么回事。只有在那里，人们才知道，权力的确是毫不含糊的东西。”

他看到满坑满谷的银器、瓷器，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他感到，这里没有忧愁。他想象这些人是怎么长大的。这些尔采乌斯基家族和姆尼斯彻希家族的人们，他们的祖上占有和半个法国那么大的领地。这位姆尼斯彻希伯爵在自己的各个庄园里还一直拥有四万个“灵魂”,他就这样称呼自己的农民。但是如果他真想好好耕耘他的这些田地，其实需要四十万农民。在这

337

里什么都铺张浪费——日子过得排场极大，巴尔扎克只有做梦才能想到。在这座府邸里，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巴尔扎克生活中第一次不用想钱。他想要的东西全都应有尽有，房间、佣人、马匹、车辆、书籍。没有债主来骚扰他，几乎连信件也传不到他手里。但是一个人逃不脱他的天性。对于巴尔扎克而言，他有一种强制性的需求，用钱来进行思考。就像一个作曲家总把一种感情或者一种情绪转化为音乐，巴尔扎克则把每一种观察转化为计算。他是个无可救药的投机家。还没到达维尔肖夫尼亚，刚刚驱车穿过韩斯基领地的森林，他就不把树木看成飒飒作响、枝叶繁茂的翠绿林木，而是看成买卖的对象。他心里又油然升起旧日的梦想，完全可以一举发个大财。创办印刷厂、排字行、撒丁岛上的银矿和罗特希尔德的北岸铁路股票的一连串失利——这一切都无法治愈他的顽疾。巴尔扎克一看见木料，立刻向他未来的女婿姆尼斯彻希建议做一次木料投机。在俄罗斯边境，已经在建造铁路，不久就能把法国和俄国连接起来。巴尔扎克一如既往，焦急不耐，已经用铅笔一划，就把他朋友们的森林和法国的木材市场联系起来：

“目前在法国需要无数公顷的橡木来充当铁路的枕木。我们缺少橡木，我知道，橡木用作建筑材料或者制造家具，价钱几乎翻了一番。”

然后他就算来算去；先得把木料从布洛地运往克拉柯夫，从克拉柯夫已经有火车通往巴黎，但是中途有几处不通。易北河在马格德堡附近，莱茵河在科伦附近还没有桥梁。这就是说，得把乌克兰便宜的橡树枕木用渡船运过这两条河流。

“运输这六万根大型木梁”——因为巴尔扎克要计算或者要做梦非得有这样大的规模才行——“可不是一件小事”。

巴尔扎克在制订计划时已经弄清楚，每一根这样的橡木横梁买进时得花十个法郎，运输费得花二十法郎。然后把木梁锯成十英尺长的枕木；得把银行家约来，使北岸铁路线的管理人员对此发生兴趣，他们也许出于自己的利益，把运输费降价。只要每根横梁可以得到五法郎的利润，那么即使在扣除各种开销之后，依然还有四十二万法郎的利润。

“这就值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不必多说，便是巴尔扎克的这最后一次投机也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

338

在几个月里，巴尔扎克在维尔肖夫尼亚备受娇惯。他和太太们驱车前往基辅，在基辅也大受推崇、尊重。有个富有的俄罗斯人每个礼拜为他点燃一根蜡烛，并且答应德·韩斯卡夫人的仆人，他们若向他透露巴尔扎克何时再来，使他能一睹诗人的风采，他就给予他们丰厚的小费。在府邸里，巴尔扎克住着“一套迷人的房间，有一个小客厅，一间书房和一间卧室。书房里装饰着玫瑰色的石膏花饰，房里有个壁炉，漂亮的地毯和舒适的家具；窗户镶嵌着铮亮的大型窗玻璃，这样我可以俯瞰四周的风景”。

巴尔扎克计划到更远的地方去远足和旅行，一直前往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地区。遗憾的是，这些旅行都未能成行。但是他没写作，或者几乎什么也没写。最近几年，德·韩斯卡夫人在场，巴尔扎克就没有好好地写作过。对于夫人，对于她的女儿和她的女婿，巴尔扎克是个“逗乐的小丑”,而在他其他朋友那里，在卡罗夫妇和马尔哥纳夫妇那里，大家对这位艺术家表示最高的敬意，绝不占用他的时间，只有在他自己愿意的时候，才来对他表示关注。他在那里好好写作。而在这里，情况就迥乎不同。这些慵懒成性娇生惯养的女人，一辈子没有动过一根指头。她们身上有些东西和认真严肃的工作气氛是格格不入的。

于是突然之间，在一月份，在严寒刺骨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巴尔扎克返回巴黎。他得冒着零下二十八摄氏度的酷寒长途跋涉。表面上的理由，是要给他不幸的北岸铁路股票注入款项，迫使他突然星夜赶回，也许是他又对他们的新居有些担心。不言而喻，德·韩斯卡夫人让他独自一人驱车上路，只字未提婚约，也没谈到结婚。她越了解巴尔扎克，心里就越发迟疑。夫人知道，在乌克兰这里，她的生活最为安全，养尊处优，无忧无虑。也许她认识到，在巴黎和这个毫无希望、挥霍成性的男人和投机家共同生活，永无宁日。所以她让这个病魔缠身的人离去，心里并没有多少顾虑，只在临别时，在巴尔扎克肩上披了一件厚厚的俄罗斯毛皮大氅。

巴尔扎克在所有这些年里，每次长途旅行归来，刚到门口，还没迈过门槛，就会遇到灾祸——大多数情况下是他自己酿成的灾祸。这一次他还没踏上法国土地，就爆发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君主制被冲刷干净，这一来，巴尔扎克这个坚信不疑的君主主义者，甚至是正统主义者，任何从政的

339

机会就此化为泡影。尽管巴尔扎克3月18日在“立宪派”的会议上主动表示，如果大家要求他参加竞选，他愿意充当议员。当然他并没有得到认真的邀请。只有一个巴黎的俱乐部，“泛博爱俱乐部”,有点倾向于把他放进候选人名单，前提是他若准备公开表示他的政治信念。这点，巴尔扎克当然高傲地断然拒绝：谁若要他当议员，应该早就从他全部文集的书卷当中看出，他坚定的政治信念究竟是什么。他在文学方面如此目光犀利地预见到社会变化，并加以论证，而在实际政治方面，他就像经营自己的企业一样，总是站在错误的一边。这点，对他来说，非常典型。

除此之外，也还有层出不穷的失望。北岸铁路股票继续下跌，始终期盼的演出成功没有发生。预告了很久的剧本《彼耶尔和卡塔琳娜》,他没有交卷。相反，他从俄国带来另外一个剧本，“私密的戏剧”《后妈》。该剧的确于5月25日在历史剧院上演。但是在政治形势骚乱不宁的时代，该剧没有产生真正的效果。他最重要的剧作《投机商》被法兰西喜剧院的阅读委员会一致接受。但是演出暂停。关于长篇小说，这个时期几乎听不见任何消息。他似乎完全热衷于戏剧。他梦想着融会贯通一切伟大戏剧家的特点，这些大师共同以自己写作的剧本丰富法国的戏剧。

但是很可能这一切对他而言，并不真正重要。文学上施展雄心壮志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觉得重要的只是他的房子。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房子的修建工作已经进行了不少，可始终还未竣工。那里展现出来的奢华和巴尔扎克的贫穷之间的对比实在惊人。出版商们对他已经表示怀疑，他不可能再从他们那里捞到什么。他没有新的手稿可以提供给他们，他还对他最新的一位出版商苏维伦欠债甚多。他和各家报纸早已闹翻。有时候他不由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他已被人遗忘。但是仇恨比爱记性更好。巴尔扎克在离开巴黎前把《农民》的预支稿费付给了爱米尔·德·吉拉尔丹，还剩下七百二十一法郎八十五生丁未还。吉拉尔丹听说巴尔扎克已回巴黎，第二天就为这笔余下的欠款找巴尔扎克。两周后，他把诗人告上法庭，法庭判决巴尔扎克偿还这笔欠款。美妙的时光已一去不返，那时巴尔扎克可以要求每行字六十生丁的稿酬。中篇小说《知情人》,他只好以一笔可怜见的价钱出让给《家庭博物馆》,只是为了能够偿付伙食费。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穷。所有的金钱来源全都枯竭，他离开巴黎的时间太长。他有些羞于向人开口

340

借钱，与此同时，为了他那“简朴的住宅”,幸运大街上的那幢宫殿，他却付出无谓已极的巨额款项。他让人把那里会客室的墙壁糊上金色的锦缎；每扇门都得雕花或者镶上象牙；单单他的藏书柜，一口在我们看来丑陋不堪、饰有玳瑁壳的书橱，花去一万五千法郎。德·巴尔扎克夫人去世后，在德鲁阿饭店举行的拍卖会上，这个书柜以五百法郎的价钱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买主。连楼梯也得铺上珍贵的地毯，到处都摆着中国花瓶、瓷器、孔雀石的碗和盘子，各式各样真正的、假冒的奢侈品应有尽有。“大画廊”是巴尔扎克的骄傲。就为了这个画廊的缘故，巴尔扎克才选定了这幢房子。这幢房子的平面图其实布局并不怎么巧妙，所以只能卖给这么一个幻想家。这是一个稍长的圆形小筑，加上了玻璃的屋顶，墙壁抹了白色和金色，有十四尊雕像站成一圈。乌檀木的柜子盛放着古董，陈列着巴尔扎克闲暇时在德累斯顿、海德堡或那不勒斯买下来的妙不可言的难得的珍宝和艺术珍品——真正的、假冒的、品位甚高和毫无品位的东西，杂七杂八地放在一起。在墙上挂着巴尔扎克画廊的六十七幅藏画，有所谓的“塞巴斯蒂亚诺·德尔·彼翁博”的珍品，有一幅所谓的霍贝玛①的风景画，有幅肖像画，巴尔扎克毫不迟疑地宣布它是丢勒②的作品。

为了这座宫殿毫无理智地挥金如土，这和他个人的债务和贫穷形成对比，势必引起他和他家人的紧张关系。面对他的家庭成员，好多事情巴尔扎克都无法老实相告，他得一而再地作出新的解释，为什么德·韩斯卡夫人推迟举行婚礼。巴尔扎克一会儿说，他已经直接上书沙皇，请求沙皇批准他们结婚；可是未蒙批准。很可能这整个故事都是胡编乱造的。然后他又谈到官司复杂，把德·韩斯卡夫人困在俄国。巴尔扎克总是把夫人描写成深陷财务困境的样子。有一次他说，夫人已把她的全部财产过户到她女儿名下，自己根本不再支配这笔财产；接着又说，今年的庄稼全被烧毁。而实际上德·韩斯卡夫人一辈子都始终生活在锦衣玉食之中。但是巴尔扎克设法把夫人的处境和他的处境之间的差距尽量缩小。以家庭比家庭：这里是尔采乌斯基家族，加上那个强硬无情的罗莎莉姨妈，她一再给外甥女泼冷水，把

① 迈因德特·霍贝玛(1638—1709),荷兰画家。

② 阿尔布雷特·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

341

那个巴黎的作家说成是个极不可靠的、挥霍成性的浪荡子和无可救药的笨蛋，他会弄得夫人出乖丢丑，把韩斯基家的财产挥霍净尽——那里是巴尔扎克老太太和巴尔扎克的妹妹，她们把她们儿子和哥哥的未婚妻只看成一个傲慢骄横、目中无人的贵妇人，一个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女人，她把巴尔扎克当作她的佣人对待，不顾巴尔扎克的健康，把这疾病缠身的男人呼来喝去，跋涉半个地球。

巴尔扎克的母亲，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耐心地担负起看守的任务，并且监督幸运大街这幢宫殿的扩建工程。她有一项非常辛苦、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和供货商们打各种交道，和他们讨价还价，阻挡债主，检查佣人，管理钱财。所有这一切，勇敢能干的老太太都承担起来。但是她清楚地感到，她在这个新房子里的统治只维持到房子的装修完成之日。她知道，她只是请来帮忙的；她也很清楚，如果这位波兰或者俄国的公主当真想要搬进这幢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去，哪怕是后面的一间小屋，他们也不会留给她的。她将和最后一粒灰尘和垃圾一起被从这座宫殿里清扫出去。虽说她看守了这幢房子这么长的时间，她都不许在大门口迎接她的儿媳妇——事实证明，老母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迄今为止，德·韩斯卡夫人还没有赏过一次脸，哪怕在信里写一两行字来关心她情人和未婚夫的母亲的身体健康，更别提为他老母亲费心照看一切表示感谢。

巴尔扎克的家人很有理由越来越表示不满。譬如说，他们不是一次，而是十几次提出问题，七十岁的老太太从幸运大街到絮累斯内她女儿家去是不是坐得起公共驿车。对老太太来说，两个苏都是一笔可观的花销，而对于她像女管家一样管理的宫殿而言，来往的账单可是成千上万的大数目。一个公侯般的生活正在准备，在这种生活里，极为市民化的巴尔扎克老夫人将毫无地位。所以巴尔扎克家族对于这位出身俄国显贵家庭的亲戚采取极为怀疑的态度。这位拥有几百万家私的遗产继承人怎么就想也不想偿还她未婚夫欠老母亲的债务，或者至少通过给老太太一份公证有效的养老金，以满足老人的要求。他们为此感到奇怪，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尽管奥诺雷百般申辩，老太太也不会不看到，德·韩斯卡夫人对于结婚迟疑再三。老太太很有理由估计，拒绝是由于倨傲。另一方面，搬到巴黎来，德·韩斯卡夫人无疑也有强烈的心理障碍，在巴黎她将不得不和这位老母亲、妹妹、妹夫和

342

这整个一批市民阶级的流氓无赖们交往，或者甚至就和他们紧密地共同生活。这座拥有金碧辉煌奢华装饰的宫殿只给巴尔扎克带来诸多麻烦，他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享受这一切。每当巴尔扎克想要享受的时候，他就为此受到命运的惩罚。

也许巴尔扎克在这几个月里一直希望，既然房子已差不多改建完毕，德·韩斯卡夫人现在总会来了。但是事实一再清楚表示，缠绵的情致和要求持久结合的愿望颇为片面地在伟大诗人这边流露出来，维尔肖夫尼亚庄园的女主人还丝毫看不出有搬进幸运大街新居去的倾向。于是巴尔扎克好歹只好决定，在九月底，趁严酷冬寒尚未降临以前——一月份他返回巴黎时吃足了严寒的苦头——再一次驰过四分之一个地球，再次访问——这是第几次访问了!——乌克兰，把这矜持乖戾的情人拖上祭坛，举行婚礼。

在这之前，他再一次努力在法兰西学院赢得一个席位。夏多布里昂和另一位终身院士的去世——此人的姓名今天早已湮没无闻——在学院里空出两个席位，巴尔扎克提出候选。那么按照巴黎的风俗，他应该挨个拜访其他三十八名院士，求得他们支持他的申请。可是巴尔扎克已经没有时间走访他们。他还须在入冬之前赶回俄国，于是他就把选举的结果交给命运决定。这件事情的结果非常可悲——当然从我们的立场来看，这个结果对于学院比对巴尔扎克更加可悲——一共只有两票投给这位创造《人间喜剧》的作者。一位德·诺阿耶公爵①和另一位先生，他的不朽功绩我们已经记不起来，获得了出缺的院士席位和院士礼服。必须提到，巴尔扎克第三次申请遭到拒绝，他泰然置之，很有尊严，很有优越感，这是他的光荣。他只是坚决地请求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查清那两个胆敢投票赞成他申请的勇敢分子究竟是谁，以便他能向他们致谢。

十月份，巴尔扎克又抵达维尔肖夫尼亚。这一次他的欢欣鼓舞的声调明显地降低了不少。维尔肖夫尼亚不再是一座乐园，而是“一片沙漠”。

“唉，你要是在乌克兰这儿呆上两周，你会觉得幸运大街简直迷人已极。”巴尔扎克写信给母亲，几乎战战兢兢地一再强调，他是个多么受人欢

① 保罗·德·诺阿耶公爵(1802—1885),这个家族第六代公爵，于1824年继任。

343

迎的客人：

“在这里和我一起生活的人都对我极好，极端亲切可爱，但是我不再是一个受到骄纵的客人，而是一个明显意义上的朋友。人们在这儿了解我家所有的成员，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分担我所有的忧愁。但是人们对于不可能的事情又能有什么作为?”

巴尔扎克在给他家人的这些信件里，总是称德·韩斯卡夫人为“人们”。现在“人们”屈尊获悉，巴尔扎克在巴黎有个母亲，有个妹妹，但是从字里行间，甚至公然在正文里面都可读到，在维尔肖夫尼亚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可能的事情”——似乎首先指的是巴尔扎克在巴黎付出的，确实是不可能的巨额款项。德·韩斯卡夫人大概看见为了一幢她大概住也不想住的房子而支出的发疯一样庞大的数目，吓了一跳，不是没有道理。巴尔扎克现在突然想要刹车，写信到巴黎：

“要是我说，想作出的牺牲也有个限度，那就够了。不要使人家厌烦，也不要使我们最亲近的人厌烦。这房子老是欠债，不可能不给人留下不利的印象。要是再发生什么新的故事，那么我的整个前途也许就会发生问题。”

似乎家人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人们很生气，耗费了这样巨额的一笔款项。”

德·韩斯卡不得不再一次认识到，巴尔扎克的计算方法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这幢房子，他起先估计要花十万法郎，现在加上室内装修，已经达到三十万法郎。即使像埃娃·德·韩斯卡夫人这样的百万富婆，也会觉得很不舒服。笼罩在维尔肖夫尼亚的那股火气于是转移。巴尔扎克怒气冲冲地写信回家，他母亲回信火气也很大。这种信件当中有一封落到德·韩斯卡夫人手里，于是又出现新的麻烦。巴尔扎克试图把一切罪责全都推到家人身上，倘若结不成婚，他家人得对此负责。已经在传说，德·韩斯卡夫人说不定会把幸运大街的房子干脆转手卖掉：

“她在这儿生活富裕，为人热爱，受人尊敬。她什么也不会失去——于是她犹豫不决，是否进入新一个环境中去。在那里她只看到不安、债务、付账和陌生的面孔。她的孩子们为她担心。”

巴尔扎克也感到害怕，他也试图做了一些无谓的节约举措。使女突然

344

被解雇，他们一下子觉得使女的薪水和伙食费太贵。只有仆人弗朗梭阿留了下来，作为看管这些堆积如山的奇珍异宝的看守，他是不可缺少的。巴尔扎克又采取了更加稀奇古怪的极端措施：他从乌克兰阴暗封闭的腹地写信问他远在絮累斯内的妹妹，在他回到巴黎后是否可以每个星期一派厨娘到他那里去为他主仆二人煮些牛肉，供他们一周食用。这位盘算着可以得到几百万家私的哥哥，列举出最起码的数字：

“我只剩下两百法郎，除了剧作的进账之外，别无其他收入。即便是在这里，我也发现，便是我的主要作品，人家也不愿再给钱了。”

情绪这样沮丧，在巴尔扎克身上还是新的迹象。这表示他已彻底毁掉，他已不再是他自己。他的活力遭受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器官进行报复，身体各处都发出警讯，他从来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现在五脏六腑都严重受损。只需要给他一击，即便是像他这样身强力壮的人，也必然会就此崩溃。

这不幸的前往维尔肖夫尼亚的长途跋涉便是不智之举。作为都兰地区的孩子，巴尔扎克根本不适应俄国严冬酷寒的气温。气管炎发作，同时又证明他的心脏状况极糟。早在1842年，他的朋友纳戛尔医生就诊断他心脏很成问题。等他终于可以起床之时，他已丧失活动能力。每走一步他就喘得不行，即使说话，他也费劲。他“骨瘦如柴，就和1819年相似；疾病把我变成了孩子。”

别想做任何工作。“整整一年我一个子儿都没挣。”

巴尔扎克不得不脱下他心爱的工作服，他的僧袍，这可是极有象征意义的事：

“在我生病期间，我身穿一件睡衣，这睡衣现在持续取代了我那件白色的僧袍。”

在俄罗斯隆冬期间不能设想回到巴黎，即便是计划好的基辅和莫斯科之行也不得不放弃。两位德国医生克诺德大夫和他的儿子为巴尔扎克治病。他们试图采用一种看来奇怪的现代柠檬疗法，但是这只能带来暂时的缓解。身体不愿再振作起来，真正使劲；巴尔扎克的器官一个个都发生问题。一会儿是眼睛发炎，接着他又开始发烧，然后又患了肺炎。

345